



大会

第五十二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五十三**次全体会议1997年11月24日,星期一,下午3时举行
纽约

代理主席:克波茨拉先生.....(多哥)

嗣后:恩赫塞汗先生.....(蒙古)

因主席(多哥)缺席,副主席克波茨拉先生主持会议。

下午3时15分开会

议程项目 20

加强联合国人道主义和救灾援助,包括特别经济援助的协调

(a) 加强联合国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的协调

秘书长的说明(A/52/270和A/52/443)

(b) 向个别国家或区域提供特别紧急援助

秘书长的报告(A/52/297, A/52/341, A/52/433, A/52/434, A/52/500, A/52/525, A/52/532, A/52/535, A/52/562, A/52/563, A/52/568和A/52/678)

决议草案(A/52/L.14, L.16, L.34, L.36, L.37)

(d) 援助巴勒斯坦人民

秘书长的报告(A/52/159)

(e) 志愿人员“白盔部队”参与联合国在人道主义救济、恢复和技术合作促进发展方面的活动

秘书长的报告(A/52/586)

决议草案(A/52/L.32)

(f) 加强国际合作和协调研究、减轻和尽量减少切尔诺贝利灾难的后果的努力

秘书长的报告, (A/52/537)

决议草案(A/52/L.33)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按此前的宣布,将在今后与议程项目43一道审议议程项目20、题为“为促进饱受战祸的阿富汗的和平、正常状态和重建提供国际紧急援助”的分项目(c)。

我想通知大会,卢森堡常驻代表在1997年10月10日的一封信中代表西欧及其他国家集团请大会在全体会议中听取瑞士观察员在关于议程项目20的辩论中的发言。

会员国还记得,根据大会的惯例,非会员观察员国家通常只能在主要委员会中发言。然而,经过协商后,有人建议大会就这项要求做决定。

我是否可以认为,没有人反对关于在就议程项目20进行的辩论中听取瑞士观察员发言的建议?

就这样决定。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关于议程项目20(b),迄今大会面前已有5份决议草案:A/52/L.14,题为“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经济复苏和重建提供特别经济援助”;A/52/L.16,题为“为收容难民的中非国家提供特别经济援助”;A/52/L.34,题为“援助萨尔瓦多的重建和发展”;A/52/L.36,题为“为黎巴嫩的重建和发展提供援助”;以及A/52/L.37,题为“为布隆迪的经济复苏和重建提供紧急援助”。

有关议程项目20(e),大会面前有决议草案A/52/L.32,题

97-86574 (c)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代表团的成员一人署名,在会议举行后一个月内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C-178室)。更正将在届会结束后编成一份单一的更正印发。

为“志愿人员‘白盔部队’参与联合国在人道主义救济、恢复和技术合作促进发展方面的活动”。

关于议程项目 20 (f),大会面前有决议草案 A/52/L.33,题为“加强国际合作和协调研究、减轻和尽量减少切尔诺贝利灾难的后果的努力”。

我请阿根廷代表介绍决议草案 A/52/L.32。

弗里杰里奥先生(阿根廷)(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我国代表团感谢秘书长关于“白盔部队”倡议的报告(A/52/586)。该报告清楚地说明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所作出的承诺的力量和质量,以及联合国志愿人员方案毫不吝惜的支持,我也借此机会对联合国志愿人员执行协调专员布伦达·格尔·麦克斯威尼女士继续不断的、富有才智和奉献的合作表示敬意,并且通过她赞扬在波恩、日内瓦和有国家和国际“白盔部队”/联合国志愿人员为人道主义事业服务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中的他们的同事们。

我国政府也感谢人道主义事务部,通过该部的帮助和支持,“白盔部队”已经巩固和扩大了他们的工作。

我国代表团还向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政府表示特别赞赏,感谢它们的慷慨支持,使过去一年这项倡议能在安哥拉和海底地扩展。我们特别感谢沙特阿拉伯政府的慷慨贡献,使在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卢旺达的特派团得以实现。

我们也感谢阿富汗、安哥拉、安提瓜和巴布达、亚美尼亚、巴西、玻利维亚、哥斯达黎加、智利、塞浦路斯、厄瓜多尔、萨尔瓦多、格鲁吉亚、圭亚那、海地、洪都拉斯、匈牙利、以色列、吉尔吉斯斯坦、莱索托、马达加斯加、摩尔多瓦、摩纳哥、摩洛哥、莫桑比克、尼加拉瓜、巴拿马、秘鲁、巴拉圭、罗马尼亚、南非、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土耳其和乌拉圭等国政府同我国一起提出决议草案 A/52/L.32。我现在高兴地向大会介绍该决议草案。

正如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指出的,“白盔部队”倡议在技术、财政和机构方面,显然可行。这一评价鼓励我们探索新办法来巩固过去三年中所取得的各项成就,并同联合国系统和机构和参加这项倡议的各国合作,尽力发挥这项倡议的潜力。

决议草案请会员国发展和加强各本国国家志愿人员工作队,以支持人道主义救济活动。这种承诺当然需要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及整个民间社会的联合努力,民间社会是维持志愿人员活动的主要人力来源。

决议草案进一步请联合国系统鼓励会员国更多地参加决策进程和人道主义活动的执行工作。捐赠国和专门机构必

须携手努力和相辅相成。受援国也必须参加这场对话,以寻求同样的结果:即更好和更加及时地提供援助,减少行政费用。

我国代表团认为,必须在这种较大的背景下来考虑这项决议草案。志愿人员工作能在加强人道主义系统的应付能力方面起根本作用,并能同时为会员国提供一个人道主义援助质量管制的新系统,避免工作和捐献的重复和重叠情况。我们必须创造条件,鼓励捐赠国家在更好地了解作业情况和更多地参与实地执行阶段工作的基础上作出贡献。

作为捐赠国或受援国,或者通过积极的外交支持,40个国家已参与这项倡议。会员国可根据各自的能力,自愿和逐渐地向秘书长提供可应秘书长或秘书长指定负责危机局势人道主义援助协调工作的机构和方案的请求专门采取应急行动的一个或几个“白盔部队”志愿人员队名单。这方面,我们认为必须考虑任命一名官员负责各国家“白盔部队”中心和联合国系统之间的联络工作。

会员国或秘书长可委派国家人道主义协助“白盔”小组在特定地域或在特定紧急情况下采取行动,其方法是与派出国和联合国各种方案的做法一致的。因此,我们能够创造一种使援助方和受援方结合在一起并能确保方案迅速和有效执行的方式,这种机制能够更好地确定捐助的最终用途。这种制度的机构和方案对项目实施的费用和人力资源的配置具有更为现实的数据。

这一计划和多个阿根廷特派团一起使志愿人员和“白盔”专家能在中东、非洲、中美洲、拉丁美洲和中亚有成功的参与,它满足的需要包括:饮用水、监督选举、协助流离失所群体、提供医疗和食品援助以及从事排雷活动。

当然,我不会错过这个机会再次邀请大家通过联合国志愿人员特别窗口或通过其他信托基金对“白盔”倡议提供新的财务捐助。更高层次的捐助能够使扩大该倡议的国际范围以包括世界其他地区和其他人道主义任务取得更大的进步。

我们还认为本决议草案能使联合国系统和会员国解决资金筹措新来源这一问题。在这方面,我很高兴地证实我国政府将在今后几天内向“白盔”特别窗口捐献额外的100万美元。

鉴于我们大家作出的承诺,我几乎没有必要呼吁加强团结努力。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有用的机会来表明我们的信念,那就是鼓励和促进民间社会通过支持志愿服务更多地介入今后艰难的任务,这样我们不但能够显示出团结精神而且能够变得更有效和更有参与性。

在这方面,我们欢迎大会通过了将2001年宣布为国际志愿人员年的决议,该决议承认志愿人员对福祉和充分实现在和平、发展和人权背景下改善公民生活条件的愿望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就如“蓝盔人员”维持和平与安全一样,“白盔人员”给予联合国一个有效的多边工具以消除暴力、饥饿、贫困和不公正这些祸害。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在请下一位发言者发言之前,我谨建议本项目辩论发言者名单将于下午4时截止登记。

就这样决定。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因此,我要求希望参加本项目辩论的代表尽快报名。

我现在请乌克兰代表介绍决议草案 A/52/L.33。

帕拉申先生(乌克兰)(以俄语发言):我谨代表乌克兰代表团就议程项目20(f)“加强国际合作和协调研究、减轻和尽量减少切尔诺贝利灾难的后果的努力”发言。

我很高兴作为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厂长有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参加大会这届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并讨论对乌克兰——不但对我们,而且对其他人——都十分重要的问题。

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灾难已经过去十一年多了,但是,造成的问题很不幸地仍然没有消除。事故的生态和经济影响由于其社会心理后果已进一步恶化。

处理这些后果已成为乌克兰的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乌克兰调拨国家预算6%来医治切尔诺贝利的创伤,因而损失了一些机会来资助其他许多在进行深刻的经济改革中对建设一个新独立国家非常重要的项目。

乌克兰已经同意到2000年使切尔诺贝利核电厂退役。这牵涉到一些重大措施。很不幸,我国没有足够的经验,更重要的是没有资金来实行这些措施。与国际合作准备关闭工厂只是工厂退役的最初阶段。关闭工厂对6000人来说也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他们在事故发生后的11年努力地确保工厂的安全运作。此外,电厂人员和他们的家属居住的斯拉武蒂奇市26000人口将没有任何支持。据预测,那里的失业率到1998年会达17%。

1995年12月20日乌克兰政府、7国集团各国政府和欧洲联盟在渥太华就关闭核电厂签署了谅解备忘录。这为处理切尔诺贝利问题提供了真正的合作机会。

乌克兰在1996年提前关闭了第一号机组,表明了它履行谅解备忘录中所作承诺的意图。但是,这项工作的全球性以及目前的经济危机意味着乌克兰一国不能承担解决切尔诺贝利问题的巨大费用。几天以前,在11月20日乌克兰总统列昂尼德·库奇马和美国副总统艾伯特·戈尔在纽约共同主持了非常重要的切尔诺贝利住所认捐会议为工人住所项目募集资金。这次会议再次表明切尔诺贝利问题的严重性以及众多国家对这一问题解决的重视。

这次会议获得了捐助,这就意味着不久我们将开始制作一个安全罩来盖住危及到全球生态、健康和生命的潜在威胁。我想借此机会代表乌克兰政府向参加这次会议的全体人员表示感谢。

我们不能忘记仅仅使发电厂退役不可能解决切尔诺贝利问题。去年5月访问白俄罗斯、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受影响地区的联合国机构间需求评估调查团再次确认了该问题的复杂性。在评估了三个国家的情况过后,调查团强调需要在公共卫生、社会心理康复、环境、社会经济问题和信息这些领域给予进一步大量的援助。还有需要向发电厂投资以抵消切尔诺贝利核电厂退役给乌克兰造成的损失。此外,还有从石棺中运走200吨燃料块这一问题,因为这是严重的生态威胁。正如我说过的那样,还有工厂裁减人员和集中了最主要知识潜力的乌克兰最年轻的城市斯拉武蒂奇市人民的社会保障问题。

切尔诺贝利事故不能被视为仅仅是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问题。这一前所未有的技术灾难是人为的,但它仍然是一场全球范围的人类共同悲剧。它仍然不仅是乌克兰和其他受灾国家,而且是国际社会的一个严重问题。

我们深信,只有通过整个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才能对付这场灾难的后果,解决有关的所有各种问题。有必要开展多边合作,将各国际组织、国际金融机构和科学及慈善基金的知识与财政力量联合起来,减轻和尽量减少这场灾难的后果。在这方面,我要再次表示我们深切感谢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在减轻这场灾难的后果方面所作的人道主义努力。

十一年已经过去了,但切尔诺贝利灾难继续对我们的技术、科学和人道主义思维构成挑战。国际社会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将反映人类文明处理全球范围悲剧的意愿。

所有国家面临着同样的命运。今世后代确实正在为争取生活在一个生态上安全的环境中而不断努力。我们呼吁所有

国家、国际组织和国际金融机构共同努力,实施消除切尔诺贝利事故的严重后果,防止类似灾难的方案。

正如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强调的那样,执行这些方案将把联合国关于切尔诺贝利事故的众多决议中所表示的、但令人遗憾的是至今仍然基本上未兑现的决心和承诺付诸积极的行动。

我荣幸地代表白俄罗斯、日本、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代表团介绍题为“加强国际合作和协调研究、减轻和尽量减少切尔诺贝利灾难的后果的努力”的决议草案 A/52/L.33。这份文件表示关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灾难后果的长期性,它是一场重大的技术灾难,文件还表示关注白俄罗斯、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的灾区人民,特别是儿童的生命和健康继续受害。

决议草案考虑到联合国需求评估团今年5月视察灾区的结果,以及联合国同样于今年5月主办的主题为“切尔诺贝利及其善后工作:向技术灾难受害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讨论会的结论和建议。

决议草案还请秘书长继续努力,执行大会各项有关决议,利用现有协调机制,特别是联合国切尔诺贝利问题国际合作协调员。

决议草案请各捐助国、相关的金融机构和国际社会其他有关各方,包括非政府组织,继续向白俄罗斯、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为减轻切尔诺贝利灾难的后果而作的努力提供支助。我们的这份文件还欢迎1997年6月七大工业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及欧洲共同体在丹佛通过帮助确保石棺的环境安全的决定,它还欢迎编制向切尔诺贝利灾难受灾地区提供国际援助的机构间方案。此外,我们提出的决议草案欢迎联合国将于明天,即1997年11月25日召开切尔诺贝利问题特别国际会议,以便为白俄罗斯、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三国居民争取更多支助。

决议草案促请联合国切尔诺贝利问题国际合作协调员继续努力,根据向切尔诺贝利灾难受灾地区提供国际援助的机构间方案,在白俄罗斯、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受灾最严重地区处理切尔诺贝利灾难在健康、社会、经济和生态方面造成的各种后果。

我们要感谢提出这项决议草案以及建设性参加草拟这项决议草案的各代表团。它们的支持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我要谈谈我国政府十分关心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即向其经济遭受安全理事会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所实行制裁不良后果影响的国家提供特别经济援助的问题。

乌克兰代表团认为,这个问题应保留在联合国议程上,因为以前有关这个问题的决议没有得到适当实施,至少对我国而言如此。我国没有得到任何实际援助来补偿我们由于一贯遵守制裁制度而蒙受的巨大损失。我要再次提醒大会,乌克兰的损失大约达50亿美元,因此,我们不同意这样的意见:一旦制裁被取消,就没有必要进一步审议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至关重要性上星期在第六委员会得到确认。该委员会一致通过了一项题为“执行《联合国宪章》中关于援助因实施制裁而受影响的第三国的规定”的决议草案。

我国代表团打算在议程项目20(b)下向大会提出一项关于向因执行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实施制裁的安全理事会决议而受影响的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的决议草案。

我们真诚希望得到大会的谅解与支持。

沃尔兹弗尔德先生(卢森堡)(以法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欧洲联盟就人道主义援助问题发言。下列中欧和东欧和欧洲联盟联系国支持这一发言: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捷克共和国、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联系国塞浦路斯也支持这一发言。

人道主义援助是欧洲联盟的一项优先努力。在这方面,我们尤其重视联合国系统内对此类援助的协调。

今年联合国系统内协调人道主义援助工作的特点是,秘书长作出协调一致的努力,重新分配人道主义活动的责任。在这方面,我们欢迎设立新的紧急救济协调员办公室,欢迎大会于11月12日通过了题为“革新联合国:改革方案”的第52/12号决议。以前由人道主义事务部负责的业务活动现在已重新分配给秘书处的其他部门和系统内的业务机构。

从联合国系统的其他组织借调人道主义人员以及不同机构之间的合作与协调将在实现紧急救济协调员办公室的目标方面起决定性作用。因此,必须加强紧急救济协调员领导的机构间常设委员会的作用,这样才能确保总部和实地政策的连贯性。新的安排是否可行,甚至是否能成功将取决于任务的合理分配、对责任的明确承担,最后是日内瓦与纽约之间实行能尊重其中每个东道城市特性的分工。

欧洲联盟认为,大会第46/182号决议中所确定的原则,将使新的紧急救济协调员办公室能够承担起协调当地救援努力、组织公共关系活动以吸引潜在的捐助国并与联合国维持和平机构联络的关键任务。在这方面,我们欢迎任命塞尔希奥·比埃拉·德梅洛先生担任紧急救济协调员。欧洲联盟将

向他提供充分支持。我们认为,紧急救济协调员办公室的基本工作,应得到联合国正常预算的资助。

在加强协调的努力中,应更多地注意负责开展很多活动的各执行伙伴的作用及其与人道主义机构之间的关系,从而扩大人道主义援助的效率、责任制和对结果的监督。联合视察组的报告中对该问题进行了分析。

欧洲联盟将饶有兴趣地关注在今后数月中成立紧急救济协调员办公室一事。我们还尤其重视将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5/56 号决议在该理事会举行的辩论对改革人道主义援助所采取的适当后续行动。

人道主义援助的一个方面是人道主义援助工作者的安全问题,它不幸正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欧洲联盟将向大会提交一项有关人道主义工作者安全的决议草案,它反映出我们对全世界人道主义工作者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的深切关注。

这一事态的原因是众多和复杂的。当今很多危急局势中的普遍无政府状态,显然是一个因素。然而引起人们更大关注的,是援助工作者正日益成为蓄意攻击的目标的证据。这突显了人道主义援助项目目前所面临的一些现实情况。过去,人道主义原则和人道主义行动的公正性受到冲突双方的尊重,然而这些原则已不再为人道主义工作者的安全提供充分的保障。各个机构和非政府人道主义组织常常很难甚至无法接触到受武装冲突之害的人民或紧急情况的受害者。我们都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受害最深的是平民和难民。

人道主义援助受它所处的政治环境的直接影响。同时,人道主义行动会对这种环境产生积极的影响。这种行动除在人道主义危机中提供紧急救援之外,还有助于使难民和前战斗人员重新过平民生活,这常常是在处于危机中的国家稳定局势和为可持续发展扫清道路的关键第一步。

接近经受苦难的人民的问题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该决议草案呼吁卷入武装冲突或其他紧急局势的各国政府和各方保障援助工作者不受限制地接近受害人口并采取一切必要步骤确保能够在安全的环境中展开人道主义活动。它还要求各国追究任何对援助工作者犯有暴力行为者的责任。最后,该决议草案对那些在争取帮助处于危难中的人民时献出生命者表示悼念,并对常常是在极度危险的情况下继续履行其使命的援助工作者的勇气表示敬意。

最后,欧洲联盟仍然深刻意识到自然灾害和复杂的紧急情况所造成的困难,包括这种危机可能对受影响区域的邻国造成的不利影响。在这方面,欧洲联盟向邻国提供实质性援助,以抵消对前南斯拉夫所实行的制裁产生的不利经济影响。尽管这些国家仍存在着各种经济问题,但是欧洲联盟却高兴地

注意到局势已明显改观。然而,欧洲联盟仍对其他区域继续存在的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深感关注。我们今后将继续尽量帮助这些国家努力克服其经济困难。

小西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日本长期强调以有效和协调的方式对人道主义危机和灾难作出反应的重要性,我们在一些国际论坛中也强调这一点。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上届实质性会议根据秘书长的报告讨论了人道主义援助问题。在这方面,日本赞赏大会于11月12日核可的秘书长关于进一步加强联合国根据人道、中立和公正原则而采取连贯和协调的人道主义行动的倡议。

我国代表团谨借此机会,真诚感谢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调员明石康先生,以如此有限的资源而如此干练地完成赋予他的艰难任务。他在多年来为联合国所做的工作中取得的成就,值得我们的极大赞赏和高度尊重。我认为他的工作生涯应成为联合国目前与未来工作人员的榜样。

我还要祝贺塞尔希奥·比埃拉·德梅洛先生被任命担任紧急救济协调员的新职务,并祝他在今后工作中取得巨大成功。日本愿充分支持他履行其重要职责。

期望新的紧急救济协调员在履行其职责时,集中注意三项核心职能,即制定政策与协调职能以支持秘书长、向政治机构陈述人道主义问题并协调对危机的人道主义紧急反应。正如日本所长期主张的那样,人道主义事务部应继续忠实履行其作为战略协调中心的职能,避免陷入人道主义活动的业务领域,我们欢迎这一方向,并相信紧急救济协调员办公室以及新的和经过精简的职能,同得到加强的机构间常设委员会一道,将有利于对人道主义危机作出有效反应。此外,日本希望提议设立的机构间常设委员会的指导委员会将有助于提高这种反应的速度,该委员会将由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世界粮食规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六名成员以及一名非政府机构代表组成。

新的紧急救济协调员办公室将于明年初开始工作,它必须得到应有的安排和组织,以确保核心职能得到最佳执行。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谨提出两点看法。

第一,日本对以下事实感到十分关切,即根据订正预算,紧急救济协调员办事处在很大程度上依靠预算外人员执行其许多职能,人道主义事务部也是这样。然而,因为紧急救济协调员办事处是联合国秘书处的一部分,应作出进一步努力以通过分摊会费为其核心职能提供资金。为此目的,应不

断地增加由经常预算供资的工作人员的比例,减少对预算外缴款的依赖。

第二,我谨提及在纽约以及在日内瓦的紧急救济协调员办事处。新的办事处相对来说规模较小,集中注意其各项核心活动。考虑到与安全理事会、大会、政治事务部和维持和平行动部建立政治联系的重要性,日本支持秘书长关于设在纽约的紧急救济协调员办事处的计划。然而,由于与实地活动有直接联系的各主要人道主义组织的总部都设在日内瓦,日本希望在最后确定新的结构时考虑到日内瓦办事处的重要性。

我重申必须处理顺利地从紧急救济过渡到重建与建设这个问题。在这方面,上星期四明石康先生在第二委员会所作的关于人道主义危机和发展的情况简介内容非常丰富和很有帮助。正如他强调的那样,应该在早期阶段开始发展规划,以使其能够持续,人道主义援助机构同时展开工作,执行各种方案,以帮助促进重建和发展。为此目的,应建立一种机制以使人道主义组织和发展机构间密切合作,这样就能以协调一致的和相辅相成的方式进行这两方面的努力。

在结束发言前,我谨提及与人道主义援助有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月早些时候在第三委员会辩论期间,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以及许多代表团对包括来自联合国各组织的人道主义人员受到袭击和威胁表示严重关切。国际社会采取行动来保护人道主义人员是极其重要的,日本在许多场合敦促这样做。今年早些时候在安全理事会讨论了关于这些人员安全的问题,日本积极参加了讨论,讨论产生了两项主席声明:一项是3月12日通过的关于联合国行动安全的主席声明,另一项是6月19日通过的关于保护向难民和冲突局势中其他人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的主席声明。日本高兴地加入欧洲联盟的一项倡议,这项倡议呼吁国际社会处理人道主义人员的安全问题。在这方面,我谨提请大会注意《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这是大会于1994年12月9日通过的,但令我们感到遗憾的是,至今尚未生效。日本呼吁所有尚未成为这项重要协定缔约国的国家成为其缔约国,以使它能够不再延误地生效。然而,我要赶快补充一句,通过一项法律文书本身并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日本继续谈论这个问题,并将与所有会员国密切合作,寻求改进目前局势的方式方法。

奥斯先生(挪威)(以英语发言):挪威热烈欢迎任命塞尔西奥·维埃拉·德梅略为紧急救济协调员,我们保证我们将全力支持他改造他的新的重要职责。

同时,我们谨表示赞赏主管人道主义事务部的明石康副秘书长所进行的工作和他的献身精神。挪威坚决支持秘书长的改革建议,并对大会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了关于“革新联合国:改革方案”的第52/12号决议表示欢迎。

我们期待着执行秘书长与人道主义咨询意见和协调有关的倡议。在近期内应处理须作出政府间决定的各项改革建议,包括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95/56号决议的后续行动框架内这样做。

挪威谨强调人道主义改革方案中我们认为特别重要的一些方面。

第一,必须在整个联合国系统内认识到并尊重紧急救济协调员以人道主义协调员身份具有的权威。我们现在正在进入全系统执行议订的各项结论和建议的阶段。

第二,协调员办事处再次有机会集中注意其核心任务和职能。在这方面,我们对免除该办事处的所有业务活动、而把这些活动分配给本系统更适当的部分的决定表示欢迎。

第三,人道主义事务执行委员会和机构间常设委员会之间的密切的协调是至关重要的。因此,设立一个联合秘书处是适当的。同样,从联合国系统有关部分借调工作人员到协调员办事处以确保对危机处理采取一直处理方法,这也应得到我们的全力支持。

第四,人道主义事务部长期以来资金不足。我们坚决赞成把协调员办事处的活动,纳入联合国正常预算的目标。必须把过渡性自愿筹资作为例外处理方法,而不是一条规则。

第五,会员国没有足够地监测和审查联合国人道主义活动。我们支持加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这方面的作用的建议,并期待着讨论从长期的观点可能制定何种新的监测机制。

接受和交付人道主义援助在国际人道主义法中是至关重要。这就是关于人道主义人员安全讨论的根本基础。我们欢迎并支持欧洲联盟关于在这个议程下特别注意这个问题的倡议。冲突各方通过对人道主义人员采取犯罪行为阻挠人道主义行动的做法是国际社会绝不能接受的。我们紧急呼吁作出共同努力消除这种公然违反所有人道主义原则的行为。

袁艸夫先生(中国):中国代表团感谢秘书长就“加强联合国人道主义和救灾援助,包括特别经济援助的协调”一题向本届大会提交的一系列报告,并愿借此机会就本议题一系列有关方面谈几点看法。

中国代表团历来十分关注人道主义紧急救助活动,也非常重视联合国在这一领域的作用。鉴于联大第46/182号决议六年来的实施情况和对联合国人道主义领域活动的评估,秘书长在关于联合国改革的报告(A/51/950)中提出了对人道主义事务方面改革的若干行动和建议。

中国代表团支持设立由副秘书长领导的紧急救济协调员办事处,并加强机构间常设委员会和联合呼吁进程等改革措施。中国代表团认为,通过改革将有助于联合国系统进一步贯彻大会第 46/182 号决议,并按照人道、中立和公正的指导原则对自然灾害和紧急情况采取协调一致的、迅速有效的人道主义行动,充分发挥联合国在这一领域的总体优势。

中国代表团认为新设立的紧急救济协调员应更加集中于三项核心职责,即政策制订和协调、人道主义问题的宣传和人道主义紧急反应的协调,以便更好地执行大会第 46/182 号决议。人道主义事务部撤消以后,其原来的职责在联合国系统内重新分配时应继续确保向受灾国家提供有益的人道主义援助,帮助其灾后重建和恢复经济发展,真正有效地提高发展中国家防灾、减灾和备灾的能力建设,使各类灾害造成的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

充足的资源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帮助其恢复和发展的先决条件。自大会第 46/182 号决议通过以来,发布了 68 次联合国机构间联合呼吁,已筹集到用于各类灾害援助的资金达 10.4 亿美元。但这笔资金远远不能满足世界范围内频繁发生的天灾、人祸和受灾国对人道主义援助日益增长的需求。中国代表团认为用于防灾、减灾及灾后重建的发展费用不应从其它基金、计划署有限的发展资金中调用,应另批财源设立专门基金。发达国家应承诺对此基金的捐款。否则秘书长的此项改革只能是换汤不换药,失去改革的意义。

季米特洛夫先生(保加利亚)(以法语发言):我愿代表保加利亚代表团提出向因安全理事会制裁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各项决议而受到影响的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的问题。

我借此机会感谢秘书长为寻找对过去几年积累的严重问题的适当回应而表现的谅解和作出的有力努力。他载于文件 A/52/535 的报告的形式和内容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组织辩论。

安全理事会所通过的制裁的政治后果问题对于保加利亚极为重要,保加利亚自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商业和经济禁运开始以来遭受了巨大损失。下列数字表明损失的严重程度。在实施制裁之前,保加利亚出口的 75%通过也是我国主要贸易伙伴的邻国领土。对于保加利亚这样的经济来说,其产品的 80%是为外国市场生产的,这种制裁的负担是极为沉重的。我们同欧洲市场的联系实际上被切断了,与该区域有传统联系的数个工业部门受到了严重打击;结果是,我国的经济和财政状况削弱了。这些消极影响加剧了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已经遇到的困难。如加上遵守对伊拉克和利比亚的制裁所造成的损失,直接和间接损失额接近保加利亚的外债。基于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特派团所提议方法的专家估计认为这种损失约为 80 亿美元。

不幸的是,甚至目前在和平进程已经开始而且正在取消制裁时,保加利亚和其他受影响国家的社会-经济局势仍然受到制裁的影响。

在严格遵守联合国所实施的各项集体措施时,保加利亚指望在国际社会内公平地分配这种经济负担。保加利亚认为国际社会应表现出其政治意愿并设立一个有效的机制来克服严格遵守联合国各项决议的国家所承受的损失。

在过去四届届会中,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向受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商业和经济禁运影响的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的各项决议。保加利亚认为,这几项决议证明,国际社会理解受此影响的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不幸的是,这几项决议执行效果远远没有达到我们对提供任何充足技术、财政和物质援助以赔偿遭受的损失所抱有的期望和希望。在采取措施创造更广泛机会来参加前南斯拉夫冲突后重建与发展方面仍没有出现任何积极的变化。

我要借此机会对国际金融机构、国际组织和会员国讲话,并吁请它们采取紧迫和有效的行动。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欧洲联盟、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以及非政府和区域组织可能提供的援助。保加利亚自新政府掌权以来发生的根本性变化稳固地证明联合主动行动取得了成功。保加利亚拥有令人满意的民主框架和国民经济战略,这使它能够在能源、交通、电讯和环境等各领域发起和执行大批项目。保加利亚企业也可以特别通过向国际维持和平部队提供补给,在联合国为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组织的人道主义援助中发挥积极作用。

联合国拥有若干有效的机制,使它能够提供援助,同时为回应出现的各种需要提供可靠手段。国际机构可以为执行各项核可的项目提供特别贷款,其中若干项目涉及整个欧洲和中东。捐助国如提供贸易优惠,将鼓励出口。它们还可以在更大程度上鼓励其投资者,因为保加利亚立法在这个领域进行的修改开辟了新的积极前景。

执行联合国通过的各项集体措施必须以拥有必要能力的国际社会所有成员国公平分担繁重经济后果的原则为基础。这就是对所作决定集体负责的意义所在。

保加利亚希望,人们将采取一种新的和更加有效的办法,向其经济提供援助,以补偿它遭受的损失。保加利亚愿意建设性地参加目前就各方面问题进行的讨论,以期找出最佳解决办法。

贝尼特斯·萨恩斯先生(乌拉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谨代表南锥体共同市场成员国——即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以及联系国玻利维亚和智利就议程项目 20(e)发言。

我们不能继续对人道主义援助这样的重要项目无动于衷,我们强调大会审议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我们这些国家完全知道地球特别是我们大陆遭受的自然灾害数目越来越多。人们虽然无法避免其必然结果,但已通过共同努力对付此类情况,朝这个方向采取第一个重大步骤。

南锥体共同市场成员国认为,阿根廷提出的建立“白盔”部队的建议是一项国际主动行动,它可以给联合国提供更有效处理人道主义紧急情况的重要工具。

这不仅仅是另一个新机构。它是联合国可随时利用的一个有效和可行的机制,它拥有设备并有掌握技能和受过培训的人员,其唯一目标就是为危急紧急情况的善后、重建与发展提供及时援助。

就南锥体共同市场而言,“白盔”问题曾列入去年福塔莱萨首脑会议的议程。当时,我们这些国家曾对这项主动行动表示欢迎,今天我们可以说,此类联合行动正在我们其中三个国家进行,并受到国家机构和各自外交部的监测。

自那时以来,在南锥体共同市场区域阿根廷境内,即在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省的坎波加约、米西奥内斯省和最近因众所周知的圣婴现象受乌拉圭河洪水影响的恩特雷里奥斯和科连特斯两省的一些地区,已有三个特派团。

特派团也在乌拉圭的上韦拉和阿根廷——巴西边境贝纳多-德伊里延戈周围地区进行部署。

乌拉圭正在研究参加上韦拉项目的可能性,目前正在为执行海地饮用水项目挑选志愿人员。

1997年,应玻利维亚政府请求,“白盔人员”同世界粮食规划署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一起,执行了一项涵盖塔里哈省五千户的防治南美洲锥虫病项目。

受自然灾害影响的国家总是要求人们采取迅速和有效的行动,这种行动应不涉及政治、中立并公正无私,而且只能通过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来进行。

正如阿根廷代表团在介绍时指出的那样,我们认为,秘书长及其工作人员大胆从事的目前联合国改革进程为联合国人道主义援助方面的深刻变革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

当1994年提出创建“白盔”部队构想时,当时提出这项主动行动的许多国家都曾设法表达它们对谋求以替代办法加强联合国在人道主义领域回应能力和效力的意见。

40多个国家为支持这项行动而积极参与,这是极有价值并值得突出强调的。“白盔”建议中提出的这种各国参与支持国际志愿人员服务的做法将对国际公民社会的参与给予新的推动并加强和补充联合国目前的志愿人员制度。

此外,这种彼此协作的概念使传统的志愿人员活动在执行任务方面更有效率,因为执行这些任务时所处的环境往往造成极其困难的后勤问题和与世界其他地区的通讯问题。

“白盔”建议在机构方面的成长表明,这一概念已经得到国际的接受,而现在是国家中心开始更顺利和迅速的工作的时候。这无疑是通过联合国的协调加强国际社会对人道主义紧急情况作出反应的能力的开端。

最后,我想代表整个国家集团对以下一点表示满意:这个新的人道主义工具将使我们能在最近的将来象我们自己的南方市场国家的自然灾害受害者以及其他区域有此需要者提供援助。

我们希望,这项联合行动将被看作是充分利用我们各国所拥有的能力向联合国的紧急和重建活动提供更大支持的一种手段。

海因斯先生(加拿大)(以法语发言):今年7月,加拿大热烈欢迎了秘书长提出的加强联合国人道主义制度的建议。这些改革谋求更好地将紧急救济协调员和他的新办事处的能力集中用于大会六年前所确立的三项核心职能。

我们还欢迎任命塞尔西奥·比埃拉·德梅洛先生担任协调员。对加拿大来说,他应实行的改革必须不仅是改变过去的安排。人道主义事务执行委员会工作组在它关于很多问题的建议中为着手应付这项挑战建立了一个极好的基础。德梅洛先生在人道主义和维持和平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应能提供所需要的领导。

(以英语发言)

加拿大认为,人道主义改革进程要想获得成功,一个重要的关键是应有明确的领导关系以及在那些参与紧急反应决策过程的人中建立责任制度。

人道主义机构作为输送紧急救济物资的最终机制必须明确地参与决策过程,并实施决策的结果。在这方面,机构间常设委员会可发挥重要作用。加拿大认为,为确保机构间常设委员会有效并注重行动,应使其规模限制在易于管理的水平。

但是,联合国人道主义机构的基本目的不是不惜代价地争取广泛的机构性协商一致意见。它的目的是在危机和冲突时向受害者提供及时有效的救济。因此,我们敦促紧急救济协调员和机构间常设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尽快就今后的协调安

排的基本标准达成一致意见。在涉及处理具体的紧急局势时,我们期待所有机构采取灵活态度,在对紧急救济协调员所确定的需求作出反应方面进行充分合作。归根结底,在不能就涉及分配或分担责任的关键问题迅速达成协商一致意见时,协调员必须有权决定或酌情向秘书长建议明确的行动方针。

一个重要的有关问题是人道主义事务执行委员会的作用和它与机构间常设委员会及其拟议中的指导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加拿大鼓励秘书长和协调员紧急注意澄清这些机制各自的职权范围并确保它们的互补性。

我们还希望,安全理事会将继续强烈关心人道主义事务。安理会3月与几个非政府人道主义组织的会议和它1997年5月关于在冲突局势中保护人道主义援助的辩论为进一步发展这方面的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先例。象秘书长在他关于本组织工作的报告中所说,这些新行动为发展一种解决冲突的统筹并重的做法带来希望。根据这种做法,将以彼此加强的方式处理政治、军事、人道主义、和人权方面的问题。

关于用于人道主义协调的资源,正在第五委员会中讨论的两年期预算建议预测紧急救济协调员办事处将继续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预算外资金。用于实际人道主义援助努力的资金将不可避免地继续主要来自自愿捐款。但是,这并不是说紧急救济协调员办事处内的基本结构性基础结构应依赖或念念不忘不断寻求资金,仅为了确保它能继续存在和作业。因此,我们希望,我们今后将有一个其资金能够可靠地和可以预期地完全来自联合国经常预算的紧急救济协调员办事处。

让我就紧急救济协调员不再直接负责的一个活动领域说几句话。我想表示加拿大对联合国秘书处自从1988年以来在制订很多受杀伤地雷的祸害影响最大的国家的人道主义排雷方案方面所起的领导作用深为赞赏。我们希望,在将其归属转移到维持和平行动部的过程中,排雷和政策股将保持甚至增加其效力。我们相信,该部将对人道主义排雷方案给予它应得的优先注意。我们希望,紧急救济协调员和人道主义事务执行委员会将继续对联合国在这方面的领导工作作出贡献。

最后,对加拿大和先于我们发言的各国,一个令人严重关切的问题是,人道主义工作人员正在越来越多地被要求在对他们构成威胁甚至往往是致命危险的环境中履行职责。我们敦促新的紧急救济协调员对这个问题给予认真的注意。我们鼓励所有参与人道主义工作的组织与联合国安全协调员合作制订关于改进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安全的措施。

最后,我想重申加拿大赞赏秘书长所提出的人道主义改革措施。联合国人道主义援助系统在满足今天向本组织提出

的要求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和引人注目的作用。成功地进行这方面的改革对确保整个联合国系统的改革努力的成功以及让全世界看到这个成功显然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在为此而作出的努力中,秘书长和新任紧急救济协调员将得到加拿大的无保留的支持。

门多萨女士(玻利维亚)(以西班牙语发言):我国代表团完全赞成乌拉圭大使代表南锥体共同市场成员国和联系国就现在审议的议程项目所作的发言。

联合国同本系统各机构以及国际和非政府组织协作,在提供人道主义和救灾援助方面的工作一贯而且继续值得赞扬。这方面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结果是可观的,但是仍然远远低于在任何特定时候不仅向受害者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援助,而且使他们能够恢复和充分纳入积极的社会生活的理想程度。认识到人道主义援助、贫困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参与国际社会的所有各方都必须对此任务做出直接的承诺。

因此我们认为,“白盔部队”自愿人员的主动,为提供切实、高效率和经济的人道主义援助开拓了一条创新的途径。必须强调这一机制以协调的方式迅速应付自然灾害和紧急状况的能力,同时又在它的人道主义工作中保持非政治性、中立和不偏不倚。这也需要尽量减少固定开支,利用现有的组织和参加的国家的援助能力,它们为应付世界各地的紧急状况的人道主义活动提供自愿人员和资金。

“白盔部队”的创举尽管是新生事物,但它已经在单纯紧急援助、联合国机构各现有方案内的复兴工作,以及产生新的联合国项目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已成为世界各地国际援助和动员的一个真正的支助机制。

玻利维亚从一开始就支持阿根廷提出的这一富有远见的设想。1993年和1994年,它在玻利维亚和阿根廷边界执行了一项试验方案,根据这项方案,玻利维亚决定完全同意“白盔部队”的创举,鼓励为此目的采取具体行动和拨给特别经费。在这方面,1995年玻利维亚通过一项最高法令,建立了“白盔部队”运动全国委员会,由可持续发展和规划部及卫生和社会福利部联合领导。

1996年11月,在阿根廷共和国总统正式访问玻利维亚期间签署了一份协定,设立了两国“白盔部队”委员会。协定规定两国必须遵守大会第49/139B号决议,并且承诺两国的全国“白盔部队”委员会必须同贫困和饥饿作斗争,解决基本卫生和教育的問題。两国委员会力求为此目的提供人力资源培训,而且可以请专门领域的专家帮忙。

我国代表团愿再次重申,坚决支持“白盔部队”的工作,并且呼吁国际社会向联合国自愿人员特别自愿资金提供合格的人力资源和财政资源,广泛支持这一机制。

玻利维亚代表团承诺致力于“白盔部队”自愿人员参与联合国人道主义救济、善后和技术援助促进发展领域的活动的目标,是本项目下提出的决议草案的提案国之一。

瓜里尼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美国政府愿重申,我们支持设立新的紧急救济协调员办事处。我们高兴秘书长已经迅速采取行动,任命了新的协调员,而且挑选了一位在从事和管理多机构应付人道主义危机行动方面经验的丰富的人。我国政府期望着同维埃拉·德梅洛先生密切合作。我们将非常感兴趣地探讨如何使政府有效地参与制订政策和决策的进程。

我愿借此机会促请所有各机构同新任的紧急救济协调员合作。为了使这一新设的办事处能够履行它的作用,各机构必须从自己的工作人中为该协调员办事处借调高度胜任的人员,参加该协调员办事处的高级管理人员队伍。

美国是联合国自愿资金方案的最大的政府捐献国。这使我们更加重视这些措施以更加有效和精简的人道主义方式应付复杂的紧急状况。

我们欢迎各组织通过谅解备忘录使他们同其他组织的关系制度化的努力。这是争取增强协调与合作的关键步骤。除了联合国各机构之间的协调外,我们促请更多地争取其他伙伴、非政府组织以及具有丰富的经验和信息的其他国际组织的帮助。

现在人人都在讲救济和发展援助工作的协调,经常用“贯通”一词。我国政府认为,为了贯通,应该在一场危机开始时就进行协调工作,而不是在结束时。应该尽快制订一项涉及在一个人道主义局势及局势后起作用的所有机构的战略计划和时间架构。我们认为,紧急救济协调员应该是所有这一切工作背后的催化剂。

关于各项具体的次项目,我们赞扬阿根廷政府积极主动地和推动“白盔部队”的概念。我国政府高兴能在实地和大会上支持“白盔部队”。

现在让我就切尔诺贝利讲几句。美国承认联合国内为解决1986年切尔诺贝利灾难给公众健康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而在进行的持续努力。在乌克兰、白俄罗斯、俄罗斯联邦和其他地区的许多切尔诺贝利受害者所遇到的困难是全世界关心的问题,因此世界社会各国今天聚集在这里认知他们继续面临的困境,是适当的。

作为今年7国集团的主席,美国参与了根据7国集团和乌克兰有关在2000年关闭切尔诺贝利的备忘录下的一项重要努力。作为我们根据这项备忘录对乌克兰的支持,7国集团已经开始一项国际行动,稳定已毁坏的切尔诺贝利反应堆外正在退化的石棺,现在反应堆已向周围环境释放出放射线。现在是开始帮助乌克兰拟订一个长期办法解决这一复杂而危险的问题的时候了,而且这同时也是帮助该地区和帮助世界得到坚定和对环境无害的办法来解决遗留的切尔诺贝利问题。由于这些原因,7国集团和乌克兰于11月20日在纽约这里召开了一次切尔诺贝利石棺认捐会议。在此代表的许多国家政府参加了这次会议。我要借此机会,代表7国集团感谢所有参加这次会议的国家,特别是那些认捐支持这项努力的国家。

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重申我们承诺绝不忘记切尔诺贝利的受害者。我们确实应该继续共同努力,作为共同拥有全球公域的世界社会的成员,解决切尔诺贝利事件的悲惨经历及后果。

穆巴拉克先生(黎巴嫩)(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黎巴嫩代表团愿就秘书长向大家递交的有关黎巴嫩重建与发展的重要报告表示感谢。

(以英语发言)

我想指出,我所指的是文件E/1997/96,这份文件也应作为大会文件散发。秘书处已答应在有关该议程项目的决议草案通过之前将该文件准备好,对此我向秘书处表示感谢。

(以阿拉伯语发言)

该报告强调了黎巴嫩重建和发展进程在至1997年6月和7月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实质性会议召开前几周的一年内所取得的进展。它还指出了黎巴嫩政府与国际援助机构合作所作出的艰苦努力以及政府制定的跨越1997至2002年的题为“2000年方案”的总战略计划中所包括的业务方案的执行情况。

很明显,尽管这份报告的性质是重要和全面的,但它只从整体上描述了重建与发展总战略框架中有关议题的执行政策的趋势,以及对这些问题所作的重要评论。在这份简洁的报告中衡量所取得的进展或了解伴随执行措施而来的复杂性、困难和挑战是不可能的。因此,阅读这份报告时一定要有一种谅解,即该报告补充了在黎巴嫩的援助机构——如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和其他机构——在处理方案各个部分的细节方面所起草的多种其他报告,进而有助于如秘书长报告第21段所强调的那样在战略议题和项目各部分之间建立联系。

在过去几个月内,黎巴嫩接待了大量主要国际援助机构和国家的官员,其中包括世界银行行长、国际投资与担保机构主席、儿童基金会执行干事以及其他人士。同样,黎巴嫩官员也对其他国家的首都进行了多次访问,以促进国际上对黎巴嫩巩固国内和平和加强重建与发展进程的兴趣。这一积极的外交行动反映出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作为冲突后缔造和平的国家的黎巴嫩所具有的开创性和独特的经验。此外,全球媒介对火中凤凰的再生所表示的仰慕以及给予它的关注使国际上对它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兴趣。

但是,我们认为这份报告没有充分地强调秘书长和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就冲突后缔造和平的国家所经历的特殊过渡时期的独特性所提出的理念。在有关联合国工作的年度报告(A/52/1)中,秘书长认为冲突后的形势具有特殊的需求,迅速地迎接总的发展挑战、提供合适的法律框架、稳定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以及经济机会有助于从冲突造成的混乱中得以成功地恢复。

此外,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明石康先生最近在大会第二委员会的发言中强调必须采纳解决冲突的战略,以便在鲜明和明确的原则基础上协调政治、人道主义和发展的反应,从而确保救济和发展之间有积极的联系。这一理念是“白盔人员”工作的基础。载于文件 A/52/586 的秘书长报告对此也有明确的表述。

可以将黎巴嫩的经验以及促进所作的努力和有助于成功的必要的鼓励或甚至优惠的措施视为这一理念的范例。我们应该考虑到,这些令人鼓舞的措施回应援助机构在准备关于受援国的国家发展方案中所采纳的原则,以期增加对那此成功地执行了发展方案的国家提供的援助,进而给予额外的动力。

黎巴嫩重建和发展的经验突显了国际和区域合作的有效作用。它突出了市场经济的活力以及在该制度框架内基本经济角色的有效协调——国家作为指导和组织权力机构、私营部门作为资本市场的主要催化剂、以及民营部门作为受这些方案消极或积极影响的受援部门。

黎巴嫩人民在其国土上永远保持国内和平以及建设和发展国家的这种集体民族意愿所取得的成功有时使我们忘记了我们是废墟中站起来的,并消除了长达 17 年的毁坏了我们大部分城镇的战争所造成的消极影响。我们将重建活动视为在享受和平几十年的国家中所进行的发展活动。

这很好地表明了黎巴嫩重建和发展的积极演进,但它也构成了增加黎巴嫩现在所面临的特殊环境复杂度的额外挑战。我们这样说是因为与联合国其他会员国一样,黎巴嫩被要

求执行过去七年中在联合国主持下举行的各种国际会议所达成的协议。这是在国际发展援助减少、经济全球化加剧,以及对国家经济活动的趋势和它们面对边缘化和融入世界经济秩序的能力产生影响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法则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所发生的。

黎巴嫩政府的基本关注仍然集中在启动国家经济活力所必需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上。但是,这些关注的分支包括各个部门,特别是撤离人员的遣返、与环境污染作斗争、改革行政管理、开发外围地区以及增加社会、保健和教育项目。这一情况加上需要按联合国会议的成果确立可持续发展的恢复和重建活动需要国际社会提供特别经济援助。我们呼吁国际社会提供这种援助。

我们努力使国家发展方案与联合国各种业务活动的发展方案相一致,以便在政府制定的关于重建与发展的公共战略框架内在共同的主题和方案组成部分之间建立联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与多个主要的国际伙伴,特别是世界银行进行合作。黎巴嫩政府已多次指出,在总战略框架内起草工作方案及监督其执行和评估其结果这些方面,它致力于同援助国、援助机构以及民间和私营部门的代表进行合作与协调。有关国际机构,包括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印发的所有定期报告都强调和称赞了这一点。

这一合作的一个例子是汇编黎巴嫩向联合国在本十年期间主持召开的国际会议提交的国家报告。当然,我们面临许多问题和不足,影响到重建和发展方案的实施。我们不掩饰这个事实。可以想象,帮助我们推动这些方案的积极特征之一是贯穿我国经济活动的透明度。这一特征是我国民主制度的组成部分之一。这样,我国对这些问题和如何处理这些问题进行公开的讨论,包括在大众媒介的讨论。此种讨论使黎巴嫩居民所有阶层能够发表他们的意见,从而丰富寻求解决办法和实施解决办法的进程。

我们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所载的重要意见,尤其是他指出,需要加速行政和立法机构的工作,以吸收可用的国际资源,增加有能力对所设想方案的执行要求作出反应的人力资源。

然而,重建和发展进程的基本障碍之一是我们区域和平进程的停滞不前。这是由于以色列实行顽固政策,拒绝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425(1978)号决议,继续占领黎巴嫩部分领土,而且几乎每天对黎巴嫩领土进行纵深攻击,此外,以色列官员还一再进行各种威胁,包括轰炸基础设施,例如发电厂和蓄水设施,如同以色列在 1996 年 4 月在侵略黎巴嫩时所做的那样。

我们要表示感谢所有捐助者和我们在重建及发展进程中的伙伴,尤其是 1996 年 12 月 16 日在华盛顿举行的“黎巴

嫩之友”会议的与会者。而同样,我们希望国际支助将继续并得到加强,以帮助我国实现它的全面重建与发展方案。

戈列利克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俄罗斯十分重视加强联合国系统处理人道主义危机和其他紧急情况的能力。由于若干原因,我们未能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今年的夏季会议期间讨论联合国的这一协调作用。但我们希望,这个问题将不会被摆在次要位置,它将在即将于明年举行的理事会实质性会议的人道主义部分期间得到详尽审议。这应使我们通过实质性建议,以提高所有人道主义伙伴之间合作的效率并加强这一合作。

我国代表团十分重视对秘书长7月份提出的一整套改革计划的辩论,包括它提出的将人道主义事务部改为紧急救济协调员办公室的建议。我们欢迎任命塞尔吉奥·维埃拉·德梅洛先生担任紧急救济协调员。我们希望,他将积极参加为解决与人道主义行动、对新出现人道主义危机的防备和预警有关的复杂问题而作的努力。我们期待协调员将着重处理该办公室活动的优先领域--政策问题、协调和人道主义原则的提倡--以及促进与安全理事会的协作,包括制裁的人道主义方面。我们希望,协调员办公室的纽约和日内瓦分部将与各人道主义机构和参与应付紧急情况努力的所有其他各方进行密切的协调和卓有成效的合作。

俄罗斯借此机会表示赞赏即将退休的副秘书长明石康。他对联合国人道主义救助方面的努力作出了出色贡献。我们祝愿他今后的努力取得圆满成功。

我现在要谈谈切尔诺贝利事故后的活动。首先,我要强调今年5月派出的联合国机构间特派团的重要作用。参加该特派团的捐助国和其他组织的代表对受害国家的需要进行评估。我们还欢迎今年5月俄罗斯在人道主义事务部的协助下主办的国际讨论会,其主题为“切尔诺贝利及其善后工作:向技术灾难受害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我们非常重视这些活动,它是采取实际措施帮助受害者的努力的一部分。国际专家们在这些会议上提出的建议是与俄罗斯联邦政府今年8月通过的直至2000年保护受害者特别方案相一致的。

俄罗斯要就向切尔诺贝利事故受害地区提供国际援助的机构间方案所做的工作向联合国表示感谢。俄罗斯期待这一方案下的项目将成为切尔诺贝利问题特别协调员工作的一部分。特别协调员的工作重点将是调动国际社会的支助。在这方面,我们相信,定于明天,即11月25日在这里举行的切尔诺贝利问题特别会议将产生丰富成果。我们敦促会员国积极参加这次会议。

我们也希望得到会员国的支持,希望它们一致通过关于加强国际合作以减轻切尔诺贝利灾难后果的决议草案。这项草案是由三个受害国家--白俄罗斯、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提出的。

我们现在要谈谈塔吉克斯坦的人道主义情况。第51/30 J号决议导致作出具体努力,以减轻我们这个友好邻国的人道主义危机。我们也欢迎在维也纳举行的这次捐助者会议。我们期待会议对应付这一紧急情况作出重大贡献。俄罗斯积极参与和平解决冲突和恢复正常局势以及援助受害居民的工作。秘书长的报告确认了该国人道主义状况的紧迫性,尤其是最脆弱群体的处境。各人道主义机构必须在1998年继续其在塔吉克斯坦的工作。

我们正带着极大的同情和真诚的关心注视最近就“白盔人员”倡议开展的工作。已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我们认为,应进一步推动这项倡议,以逐步实现它原先的一项主要目标:建立一个将对紧急情况作出迅速反应的自愿小组网络。在这方面,我们不仅需要利用联合国志愿人员的能力,而且还要利用各人道主义机构和国家救援队的能力。

关于另一个问题领域,我们也很关切人道主义救助人员所遭受的日益严重威胁和攻击。我们认为在大会的一项决议中处理这个问题是很重要和相关的。冲突的所有当事方都应遵守有关人道主义援助的原则,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当然,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应尽力保护人道主义救助人员。安全理事会在1997年6月19日发表的声明中及时地提醒人们必须这样做。

令人遗憾的是,存在着许多冲突情况,因此我们必须集中关注大湖区、非洲之角、安哥拉和整个非洲持续不断的危机。在所有这些情况中,我们必须将所有症状和根源都考虑进去:不发达、争夺资源和种族紧张状况。我要指出,这些根源适用于所有“热点”。

特斯法伊先生(埃塞俄比亚)(以英语发言):关于加强联合国人道主义和救灾援助,包括对各区域个别国家的特别经济援助的协调的议程项目,是我国代表团十分关注的问题。世界上很多地区继续受到自然和人为灾害以及紧急情况之害。这种人为与自然的灾难一起急需联合国的参与和援助。

对处于苦难中的国家的特别援助计划以及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实际上是当今对联合国及整个国际社会的最大挑战。在埃塞俄比亚,我们在应付社会经济发展不足的众多表现的同时,由于我们处理十分严峻的不利外来因素的能力有限而继续遇到大量的阻碍。

尽管我们在过去几年中的实现粮食自给自足的努力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但最近被称为埃尔尼诺效应的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却构成了严重的挑战。这种气候变化目前影响到我们次区域的各国,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物质破坏,正如在索马里所看到的那样,那里有2000多人已经死亡,更多的人

处于极为危险的情况之中。在埃塞俄比亚,局势也随着持续的不合季节的降雨而变得令人震惊,这一情况导致该国一些地区的作物遭到破坏,从而造成长期的粮食短缺。由于这一情况,埃塞俄比亚防灾和备灾委员会已呼吁国际社会提供 154 107 公吨的紧急粮食援助,以在受灾人口中分发。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呼吁国际社会、尤其是联合国系统动员支持与援助。

难民与流离失所者的问题构成了又一人道主义挑战,需要施以更积极的做法和反应。尽管我们有各种经济困难,埃塞俄比亚却继续收容大批难民并让数以千计的返回者和流离失所者得到康复。收容大批难民,意味着增加对本来已稀少的资源的利用,也对作为能源、住所和食品的来源的环境造成影响。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应扩大人道主义援助的范围,以处理收容国所遇到的这种问题。

诚然,特别是非洲的很多发展中国家都遇到所有这些问题和其它问题。因此,我们在感谢在很多经济和紧急情况活动方面所给予我们的双边和多边援助的同时,继续强调必须更深入协调和集中对重建和长期发展的人道主义反应,以协助我们的国家努力。

不应把紧急援助看作是一种旨在永不消失的支持形式。通过创造有利于发展的框架条件及实现自给自足的机会而得以取得更大经济发展的经济援助,是至关重要的。此外,应精简处理紧急情况及发展合作的联合国各机构,以确保效率并以更符合成本效益的方式利用它们所掌握的逐渐减少的资源,把注意力集中于各种方案活动。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欢迎秘书长旨在改革联合国人道主义活动的措施和建议。

我国代表团认为,在开展紧急人道主义活动中,受灾国家或区域的各种投入是很有意义的。这些活动特别应当在计划和执行各种方案和项目时更多地利用当地的专业知识。让受援国政府承担项目责任并使当地专家参与进来,会导致更高的效率、成本效益和可持续性。

对为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方面的多边合作筹措资金及促进发展作出更大承诺是极端必要的,因为资金筹措不足使成功地执行这些项目遇到困难。

我国代表团希望机构间常设委员会加强其作为在联合国紧急救济协调员领导下的主要机构间协调机制的职能。机构间委员会还应检查所谓无家可归的问题,例如对待国同流离失所者的问题以及从紧急救济到恢复之间的问题。尤其在从紧急救济到恢复和重建的问题上,联合国系统应针对某一情况中的紧急后期制订一项全面的政策和战略,从而能够

通过恢复和重建阶段而保持和发展应付紧急情况的多边合作的势头。

对大会第 46/182 号和第 48/57 号决议中所强调的发展一套紧急情况信息和预警系统的问题,埃塞俄比亚注意到各机构迄今在该领域中所作的努力,真诚希望将进一步发展已经建立的机制,从而能够达到已经改进的协调水平。

我国代表团认为,与救灾有关的政策和战略,无论是对紧急情况反应还是预防性措施,都必须包括一项对环境的影响、人的因素和生态的脆弱性分析。脆弱性评估由于导致对易受灾难性的更好理解而变得更有必要,它反过来有助于决策者采取适当措施来减轻和战胜这种灾难。此外,这种评估除帮助制订减轻脆弱性的适当计划之外,还提供信息让受益者更容易拟订救灾计划并实施正确的备灾方法,从而加强发展努力。但仅靠这一点是不能产生处理脆弱性根源所需的所有能力,除非得到我们发展伙伴的财政、物质和技术援助的补充。

最后,我谨强调联合国正为帮助急需国际社会支持和援助的人民所进行的工作的重要性。在国际社会所执行的各次任务、捐助的美元和提供的数以吨计的物资的统计数字后面,是挽救生命、哺育儿童和希望再生的人间事实。因此,联合国这一世界机构的重要的人道主义使命,应得到国际社会的全力支持。

米尔扎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阿拉伯语发言):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表团真诚感谢秘书长有关加强联合国人道主义和救灾援助,包括特别经济援助的协调的各项说明和全面报告。它们描述了联合国为满足不断增加的向世界各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需求而进行的各种人道主义活动。我们也感谢人道主义事务部在这方面所发挥的领导作用。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同意其他发言者谈到的自然灾害和其它紧急情况的破坏性效果,尤其是那些造成生命、财产和国家基础设施巨大损失以及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计划造成深远影响的灾难和紧急情况的破坏性效果。尽管联合国努力遏止这些灾难中的一些造成的不利的人道主义影响,但尚未在更大的范围内在必要的程度上满足各种人道主义需要。这是因为一方面现有危机恶化,另一方面显然缺乏资源。这种局势需要增加人道主义援助和调动联合国有关机制,特别是人道主义事务部和中央应急循环基金。

此外,这种需要要求我们加强上述方案同其他国际和区域发展方案之间的协调,首先是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的协调,以便动员各种经济资源,并使这些机构慷慨

捐助,这种捐助是对受影响的和易受打击的各国人民的需要作出迅速反应所必需的。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按照谢赫·扎伊德·伊本·苏丹·努哈颜阁下的指示行事,是真诚地作出努力的主要国家之一。它特别重视外来人道主义援助问题,并向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无可比拟的援助,尤其是向那些遭受自然灾害以及内战和区域战争的发展中国家。

为证实我们根据我们真正的阿拉伯风俗、文明价值观念以及伊斯兰教法的高尚概念坚持人道主义的立场,我们设立了阿布扎比发展基金,作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和优惠贷款的主要渠道之一,以帮助这些国家在教育、保健、农业和其他人道主义事务领域实行它们的各种项目。我们还参加了处理发展问题的其他基金和金融组织,尤其是设在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这些组织。更不要说这加强了各种机构和慈善组织的作用,尤其是扎伊德慈善组织和红新月会以及其他各种组织,目的是实现它们的人道主义目标,以便在公共和私人部门动员当地努力,响应在世界受影响的或贫穷的各地区满足人们的需要和紧急要求的呼吁。

在过去几年中,发生了一系列的世界事件,表明在种族战争、内战、意识形态战争或边界战争中诉诸武装力量的人们造成的灾难以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方式增加。这种危机反映在许多危险的人道主义问题恶化了,例如这些问题有流离失所、穷困、失业、文盲、生态恶化、个人遭受慢性病或永久性的身体畸形。因此,我国代表团对这些问题继续存在表示关切,同时支持在国际合法性以及国际法规则的基础上以和平、公正、永久和全面的方式解决这些冲突。我们还支持为建立预警机制和有效的数据库作出的其他努力,这将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加强处理灾难的能力,有助于对突然出现的紧急情况的各种需要迅速作出国际反应以及在受影响的各国执行各种发展方案和进行重建。

关于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和其他阿拉伯领土的报告表明,巴勒斯坦人民的经济与开始和平进程前的水平相比倒退。这是以色列政府对巴勒斯坦人民实行封锁和饥饿的集体经济惩罚政策必然造成的结果。这也是以色列当局及其武装部队采取的严格的限制措施的后果,以色列武装部队配备有对人类最危险的武器,用来限制巴勒斯坦的男子和货物进出西岸、加沙地带各城市及其郊区。更不要说旨在阻止或拖延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接受国际支助资金的其他不公正做法。这些做法拖延了建立一个工业联合企业的项目的完成,并拖延了加沙港口和机场的开放。此外,各国际人道主义机构与提供援助有关的方案的实行也受到阻挠。

这还使疾病和贫困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和阿拉伯领土蔓延,导致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管辖地区的生产减少了60%多,失业率至少增加了65%。这被视为公然和明显地不仅违反各项和平协定,并且违反具有国际合法性的所有有关决议以及所有国际人道主义条约和准则。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对国际发展援助寄予很大希望,这些援助是为了支持建立巴勒斯坦国家机构的计划以及发展巴勒斯坦人民当地技术能力的计划,以便使巴勒斯坦能够执行其各种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以期适当地融入国际贸易。我们重申,必须向以色列政府施加国际压力,迫使它立即停止侵犯巴勒斯坦人民基本人权的危险政策。我们促请国际社会,特别是捐助国,以有助于使巴勒斯坦人民实现更美好的生活的方式履行它们的义务。

沙尔马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我们感谢秘书长提出了今天正在讨论的报告。这些报告全面和详尽无遗,符合国际社会对人道主义援助这个关键问题的重视。印度还认为最重要的是,向需要人道主义援助的国家提供这些援助,并充分尊重第46/182号决议附件第1节中清楚地概述的关于这种援助的指导原则。这些原则是正确的和经过时间检验的,继续执行这些原则将有助于成功地解除痛苦和苦难。

我们注意到,秘书长认为应在大会第五十三届会议提出一份关于第46/182号决议的后续行动的更全面的报告,注意监测已提出的和我们正在审议的关于联合国人道主义部门改革的一些行动和建议的情况。在我们极感兴趣地等待着秘书长报告的同时,十分重要的是改革进程不会导致对关于人道主义援助的指导原则作出新的解释。这些原则中突出的是仁爱、中立和公正;充分尊重各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获得受影响国家的同意以及这些国家发出呼吁的首要重要性;以及最后,受影响国家在发起、组织、协调和执行其境内的人道主义援助方面所起作用的至关重要性。我国代表团将支持在这些规定的参数内在联合国主持下进行的所有人道主义活动。

我们还谨强调,人道主义紧急局势的严重性不应模糊各种联合国机构之间的区别,也不应压倒主权国家政府的要求、愿望和希望。在确定维持和平及缔造和平的职能和责任与人道主义接触的原则之间的关系时必须作出明确的区分。这种区分是细微的,但却是重要的、关键的及合理的。1997年4月在新德里举行的上一次不结盟国家部长级会议上也强调了这一点。

副主席埃恩赫赛汗先生(蒙古)主持会议。

因此我们感到关切的是,秘书长的一些报告,尤其是文件A/52/586指出,为回应人道主义紧急情况所进行的活动已经扩张到诸如预防和解决冲突的领域。还表明有必要进一步探

讨某些人道主义行动者在预防性行动,尤其是人道主义和发展领域中的潜在贡献。尚有待于得到政府间授权的这种概念可能使向自然灾害和其他紧急情况受害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任务进一步复杂和遭到削弱。

在国际发展合作方面,我国代表团提醒不要使详尽和全面的报告成为似乎接受仍在其他论坛发展的想法的机制。我特别提及文件 A/52/532,该文件第 43 段提及联合国系统未能在索马里利用已确立的体制机制,例如编制一项国别战略说明。我国代表团愿强调,国别战略说明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内是而且继续是一项自愿的主动行动,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体制机制。

我现在谨简短地提及关于援助巴勒斯坦人民的议程项目。我们已经注意到特别协调员集中于协调捐助者供资的项目、向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提供预算支助并加强建立机构方案的努力。尽管受到限制,印度通过奖学金和文化交流方案一直对援助巴勒斯坦人民的进程作出贡献。在 1996 年 4 月至 1997 年 3 月期间提供了 50 多个专门训练位置,估计费用为 5.5 百万卢比。印度还于 1995 年 10 月在华盛顿捐助者会议上认捐了 100 万美元,随后于 1996 年 1 月在巴黎认捐会议上又认捐了 100 万美元。这些认捐在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领土内正在被用来提供货物和进行项目。印度还表示愿意建立一个共同房舍中心以提供职业活动,如软件开发、计算机程序编制及计算机化数字控制(CNC)机器方面的训练。

我国代表团关切地注意到,虽然人道主义援助的需要增加了,但捐助者的回应是不相称或不充分的。仅举一个例子,我们感到关切的是,就安哥拉而言,1997 年 1 月至 12 月期间所需款项应为 228 480 000 美元,截止 1997 年 9 月底只认捐或收到了 61 890 000 美元,或 28.7%。必须确保提供用于执行与人道主义援助相关的活动的充分财政资源,同时确保这种资源的增加,而非转用已经稀少的发展资源。

我国代表团赞扬,尽管有这种不确定的资源情况,联合国系统继续努力向世界一些地区有需要的人提供救济和援助。它的行动有助于强调联合国在协调人道主义援助方面的主要和中心作用。我们深信,联合国人道主义部门的改革将进一步增强其回应新的需求的能力。

在结束发言前,我愿表示我国代表团深切赞赏和敬佩联合国及非联合国的许多救济和援助组织和人员的献身精神和承诺,他们在极为困难和艰苦的条件下工作,向有需要的人提供援助。他们常常在其人身安全每天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工作,应该得到我们的大力赞扬。

克尼科先生(白俄罗斯)(以俄语发言):我愿代表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祝贺赫纳迪·乌多文科先生担任这个富有名望的国际论坛的主席。同过去一样,我们在此地聚会,讨论向人类历史上破坏性最大的技术灾难的受害者提供援助的进一步选择和措施。联合国关于切尔诺贝利问题的一贯立场再次表明,善良和仁慈仍然是人类最重要的价值观念,它们建立并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谅解和友谊。

1995 年和 1996 年在明斯克、日内瓦和维也纳举行的许多国家参加的国际科学会议一致得出结论,切尔诺贝利灾难对人民的健康以及环境造成了破坏性后果。人们认识到,切尔诺贝利的长期后果需要全世界科学家的仔细研究。多年来低剂量辐射不断影响的长期后果,包括遗传后果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将需要十多年来研究其对人和环境的影响。

我们对这种事故的放射性后果的了解不够充分的证据是白俄罗斯儿童中甲状腺癌症前所未有地增加。因此白俄罗斯共和国减缓并克服切尔诺贝利灾难后果的国家政策基于其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状况以及对受影响领土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之上。

切尔诺贝利因素所造成的社会--心理紧张水平在被污染领土仍然是很高的,但不仅限于那里。人们仍然认为放射风险是对健康的严重威胁。

如何复兴受影响地区的问题因居民结构不平衡和严重缺乏称职人员,如医生、教员和农业专家而进一步复杂化。灾难后头几年这种专家特别明显地大批离开这个地区。难以估计切尔诺贝利灾难给白俄罗斯造成的经济损失。我国预算总额的约 15%至 20%用于每年处理其后果。这是巨大的负担,增加了执行经济改革的困难。

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的大会第 50/134 号决议为重振捐助国、联合国系统各机构以及遭受切尔诺贝利核动力厂灾难的国家之间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提供了政治基础。

我们对联合国在为处理灾难后果协调国际合作方面所作的工作深表赞赏,但同时我们必须指出,执行第 50/134 号决议的速度相当缓慢。近年来,向受影响国家提供的国际援助主要因缺乏资源而大幅减少。

但是,在这方面,我们要向明石康副秘书长在筹备和实施今年 5 月向三个受影响国家派遣联合国需求评估团方面所作的工作表示赞赏。该特派团的成果是对后切尔诺贝利局势进行了客观和不偏不倚的评估,联合国向受影响地区提供国际援助的机构间方案就反映了这一点。该方案基本上可被视为

继灾难后第二个十年的一项国际切尔诺贝尔合作战略。明天11月25日,即国际切尔诺贝尔防护问题政府认捐会议仅几天后,人们将在联合国这里召开一次旨在加固切尔诺贝尔石棺的捐助者会议。这两个事件表明,切尔诺贝尔问题非常复杂,而且联合国这一领域十分活跃。它们还表明联合国致力于长期研究、减轻和最大限度减少灾难的后果。我们相信明天的会议将取得积极成果。

受影响的地区提出以下问题:需要新的就业、需要发展基础设施并需要对其经济进行更多的投资。

作为同捐助国合作新战略的一部分,白俄罗斯愿意考虑新的合作形式问题:即长期信贷的优惠条件,提供用于具体目的并延期偿付的设备和联合企业,以及有可能向捐助国提供税务减免,建立特别经济区并给予减让。

我们非常感谢提供技术和人道主义援助的各国和各组织。

在处理切尔诺贝尔后果方面提供国际援助必须被视为有关国家迈向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先决条件。在发生重大灾难时提供援助的一个有效办法是协助自助,而这涉及受影响区域的密集社会经济和生态复原。这种办法完全符合可持续发展模式。

乌克兰代表已代表三个受害国介绍关于加强国际合作和协调研究,减轻和尽量减少切尔诺贝尔灾难后果的努力的决议草案。

白俄罗斯共和国认为,该决议草案反映了通过国际合作解决问题的正确态度。通过该决议草案将为执行向受害国提供国际援助的机构间方案创造必要条件。

很显然,这个进程需要人道主义事务部发挥协调作用。该部门应该制订联合国系统和捐助国、受害国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互动程序,同时利用新的合作形式,其中包括人道主义和技术援助、在受灾区域进行互利经济合作和确定选择最佳种类联合援助项目的程序。

只有人道主义事务部才能在切尔诺贝尔问题上妥善协调国际合作。该部门可以帮助提高专门机构所执行各项目的效力,并协助精简实际挑选工作项目的程序。这种办法将意味着联合国专门机构和负责实际从事工作的机构之间有更好的分工。

我们还认为,我们应该恢复切尔诺贝尔协调问题四方部长级委员会和机构间评估特派团早些时候使用的规章,并应每年分别召开两次会议。

切尔诺贝尔灾害确实是向人类发出的可怕警告。切尔诺贝尔使我们理解地球是我们的共同家园——一个在浩瀚宇宙中真正具有生命和理智的美丽小球,这个星球已在掌握原子秘密的人类手中变得极为脆弱。国际社会现在可以充分理解,我们只有通过共同努力防止人为和自然灾害,才能建立一个统一的世界,为今后世代谋福利。

阿尤布先生(伊拉克)(以阿拉伯语发言):毫无疑问,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在向难民和人为及自然灾害受害国提供和协调人道主义紧急援助方面的作用不断增长。我们面前的报告明确阐明了联合国在诸如马达加斯加、安哥拉、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中非各国、黎巴嫩、萨尔瓦多、吉布提、塔吉克斯坦、苏丹、索马里和其它国家等地在此领域已经并将继续发挥的作用。

但尽管如此,我国代表团仍认为,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目前处理的是难民问题的现象,而不是其深刻根源,因此,这个问题仍长期存在,从而使国际社会的大量努力和精力都付诸东流。我们必须集中努力处理各种根源,例如贫穷、武装冲突、经济制裁、经济失调、种族冲突、环境问题、荒漠化、砍伐森林、国际合作不足,而且首先是债务、技术转让、技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国际财政援助、开发基本资源和不公正的贸易条件等问题,正如目前国际局势表明的那样,所有这一切都造成更多的难民流跨越国际边界。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注意到,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已把因政治原因受迫害或因其原住地普遍无保障和不稳定而离开其国家的人定为难民。但是,我们认为这个定义没有反映实际情况,因为它没有考虑到因经济条件恶化被迫离开其国家,为自己及其家人谋求更好生活条件的难民。

关于加强联合国在这方面的作用,我们认为,我们的组织如果采取以下措施,就能在它的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范围内为解决这个问题作出有效的贡献。

首先,我们需要发展国际团结与合作,以预防或限制冲突,因为冲突会导致人口的流离失所。同样,应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冲突后局势中促进和解,作为为寻求解决办法而继续作出的努力的一部分。

第二,在提供财务或人道主义援助以试图寻求人道主义解决办法时——无论这种援助是政府发起的直接援助还是通过人道主义组织进行的援助,我们必须强调中立,避免将问题政治化和一概而论。

第三,1949年的各项日内瓦公约和议定书应能作为提供这种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的法律基础。

第四,人道主义援助应置于长期发展援助的范围内,而同时适当考虑到各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一旦决定将提供援助,应与受援国家进行协商。

第五,联合国必须通过一个人道主义援助议程,就象它有和平与发展方面的议程一样。

第六,应考虑通过改革安全理事会来特别是为发展中国家确认联合国的国际性,改进安理会的工作方法以避免滥用权力以及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事业。

第七,关于冲突我们将重点放在预防冲突上,努力通过促进和平的措施,如发展、正义和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来寻求和平解决冲突的办法,并且避免采取例如《宪章》第七章中所规定的那种强制性措施。这种措施只应在别无其他选择的非常例外的情况下使用,而首先应该考虑的选择包括基于区域安排或地理考虑的选择。如果必须采取某种强制性措施,例如第七章中所规定的措施,我们必须首先确定,联合国将不会被用来促进安理会某些有影响的成员国的外交政策目标。在这方面,我必须强调经济制裁对流离失所者或难民的有害影响。

一旦实行了制裁,有必要确保大会“和平纲领”工作组制裁问题小组所确定的原则得到尊重。还必要确保制裁符合《宪章》;制裁的目标和取消制裁的条件是明确的;制裁不给整个人口造成人道主义问题。作为制裁对象的国家应该准确地知道它必须怎样做才能取消制裁。不应限制食品和药品,以及农业和教育设备。

世界各国都知道,我国即伊拉克由于经济制裁的结果而有了极其痛苦的经历。经济禁运的维持导致食品和药品缺乏以及所有伊拉克人生活水平下降。一些伊拉克人不得不开离本国到其他地方寻求避难以改善其生活条件,他们希望在取消制裁和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后再返回本国。

在伊拉克北部,武装集团之间的冲突正在得到某些通过单方面在联合国范围外实行禁飞区而进行直接干预的国家的鼓励,这是伊拉克难民大规模逃往别国的另一个原因。结束他们的痛苦的理想方式是其他国家,包括某些邻国停止干涉该地区的内部事务。这将使伊拉克能够发挥其确保安全和稳定的作用,从而使难民对自己的安全放心,使他们愿意返回本国。

主席先生,最后,我通过你呼吁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加紧努力,以解除对我国的不公正的经济禁运,从而使我国能创造一种适当的经济和社会环境,鼓励所有因为禁运而被迫离开自己的国家和家庭的难民返国。我们还呼吁本组织向伊拉克提供发展援助,以重建其基础结构。我们的基础结构由于1991年的军事侵略和以各种借口实行的、继续给我们造成沉重负担的禁运而遭到完全破坏。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发言者以适中的速度发言,以使口译能够跟上。

在请下一个发言者发言之前,我想就这个关于加强联合国人道主义和救灾援助,包括特别经济援助的协调的议程项目作一项宣布。

我想提醒各代表团,鉴于在这个项目下预期将有很多决议草案,还鉴于可能需要就这些决议草案进行协商以期达成协商一致意见,以及由于我们已经接近11月底,我强烈敦促各位成员在今后几天内,即不迟于12月1日星期一提交那些决议草案。我再重复一次,就这个项目提交决议草案的期限是12月1日星期一。

阿利莫夫先生(塔吉克斯坦)(以俄语发言):最近对联合国的人道主义反应能力的审查是急需的。它将帮助我们进行必要的改变,以提高在紧急局势中在联合国主持下提供的援助的有效性。我们希望,我们将能在秘书长建议的基础上有成果地工作,并在大会下届会议上就这些问题作出一项重要决定。

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学术性的,它对我国具有最大的实际意义,特别是鉴于1992年年中以来塔吉克斯坦的局势。尽管有相当大的困难,我国政府已经并且正在尽一切可能处理由于内部冲突而笼罩我国的人道主义危机。然而,没有外部朋友和同情者的帮助,这些努力本会是不够的。我们非常感激所有捐助者,包括各国政府、联合国系统内的人道主义机构、其他国际组织和很多非政府组织、慈善机构和公民个人。它们的援助帮助减轻了总是随着国内动乱和武装对抗而出现的破坏、肉体痛苦和其他弊病所造成的人道主义局势。

我们感谢大会1997年5月5日通过第51/30 J号决议,这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塔吉克斯坦人口的磨难和匮乏所给予的更大的注意。联合国各组织和机构联合起草的这项涉及塔吉克人口的人道主义需要的呼吁使国际社会能够确定明确的优先事项并确定紧急需要多少外界援助。总的来说,我们对捐助者的反应感到满意。

我国政府已就向塔吉克斯坦提供人道主义援助问题拟订并将提出一项类似的决议草案。我们相信这项决议草案将会得到积极响应,并在本届会议上通过。

我们愿特别指出,塔吉克斯坦政府一直在推动执行议程上的基本任务,即尽快在我国恢复和平与正常。1997年6月27日,经过三年艰苦紧张的谈判,我们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在塔吉克斯坦建立和平与民族和睦的总协定》,规定了一个12至18个月的过渡时期,以执行协定中各项规定,包括大赦、

相互原谅,难民遣返和重新融入社会、反对派战士的遣散与重新融入社会、改革政府结构等其他各种法律及政治问题。

我们相信,在我们争取实现我们的目标的时候,国际社会不会对我们的困难袖手旁观,而一定会继续提供有效和有目标的支持。尽管《总协定》相当重要以及遵守停战和停火的总局势大大改善,但是我国的人道主义状况依然困难,这可从文件 A/52/500 中秘书长的报告中看到。

粮食状况特别令人关切。根据联合国和其他参与在塔吉克斯坦的人道主义工作的机构估计,今年需要紧急粮食援助的人数将超过 90 万,或者说,每六个公民中就有一人,特别是老人,妇女和儿童。

由于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努力,也由于其他捐助者如欧洲联盟、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一些国家和非政府组织的努力,迄今我们大体上能够满足我国人民最起码的粮食需要。但是,鉴于我国农业部门和整个粮食部门所面临的困难,明年我们将仍然需要国际粮食援助。我国人口中的弱势群体也是这样的情况,他们将仍然需要药品、保健服务和其他基本服务,包括恢复基础设施、卫生和水的供应。

因此,我们欢迎秘书长准备在 1998 年发起一个向塔吉克斯坦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机构间呼吁的倡议。我们需要紧急援助,也需要帮助重建和复兴。这是我们能够更加靠近实现持久和平并确保有一个相当正常的局势和经济发展的唯一途径。

我们也对目前正在维也纳举行,由各方面广泛参加的有关塔吉克斯坦的捐助者会议抱有希望。我们必须依靠国际社会的谅解和声援来适当地应付我国的人道主义需要。

我们也感到其他国家的痛苦和苦难,由于冲突、自然灾害和其他的紧急状况,这些国家的人民有着同我们一样的急迫需要,他们也被迫请世界其他人民援助和支持。联合国正在中东、大湖区、安哥拉、索马里、吉布提、非洲之角和中美洲各国进行伟大的人道主义工作。我们认为,我们也必须加强措施,确保在这些国家同意的情况下在这些国家境内工作的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安全。

我们支持各捐助者的努力,以及联合国对切尔诺贝利后阶段国际援助工作的继续协调作用。我们欢迎秘书长为新项目所采取的步骤,以使人民康复和减轻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灾难的后果。

我们希望继续把联合国崇高的人道主义使命看作是本组织的最高优先之一,并使这项任务得到所有那些不对人间痛苦和苦难无动于衷的人们们的支持。

阿瓦德先生(埃及)(以阿拉伯语发言):埃及关于本议程项目的发言将集中谈分项目(d):“援助巴勒斯坦人民”。在这方面,我愿表示,我们赞赏秘书长提出文件 A/52/159 中的报告。

当我向大会介绍兄弟的巴勒斯坦人民从埃及政府和人民那里得到的援助和支持时,我说的并不是新内容。1991 年的马德里和平会议和 1993 年的《奥斯陆协定》,以及随后各项协定,是巴勒斯坦人民争取自决斗争中的重要阶段。埃及仍必须作出它能够作出的一切贡献,以加强巴勒斯坦兄弟管理他们自己的内部事务和改进他们的经济局势的能力,从而造福于这一兄弟人民,他们曾经而且仍在遭受残暴的占领及其造成的一切影响。

在西岸和加沙地带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民目前所面临的困难状况下,这种援助和支持的需要仍然是紧迫的,因为和平进程已经停顿,而且以色列采取强制性措施,包括关闭和限制进出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工人和商品的流动,这又额外加重了巴勒斯坦人民的痛苦。

在巴基斯坦权力机构当选之后,埃及迅速地给予必要的支持以使它能行使其职责。埃及各部委组成了全国委员会以确立各部委对巴勒斯坦新生的自治当局给予适当援助的方式。最后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签署了多个协议,诸如服务、交通和教育协议。还签署了另外一些协议以期在新兴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各部门与埃及相对应的机构建立机构间联系,这事实上意味着埃及在与签署的协议有关的领域给予协助。

此外,埃及还培训了大量巴勒斯坦警官,他们已形成了纪律严明和高效地执行国家使命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的核心。同样,埃及还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选出的官员传授专业知识以使他们能在国外代表自己发言并在各国和国际论坛上捍卫巴勒斯坦事业。埃及还努力与其他各方一起从事各种形式的三方合作以在各个领域向巴勒斯坦人提供技术协助。在这一方面,我愿提及埃及、挪威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就解决巴勒斯坦民主权力机构在护理领域面临的短缺签署了培训该领域人员的协议。埃及还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在加沙港建设的规划和实施方面进行合作以便使该港口成为巴勒斯坦人民和外部世界之间的重要的商业纽带。

在其他方面以及在私营部门方面,埃及商人也没有退缩,他们与巴勒斯坦商人一起创立了多个旨在提高巴勒斯坦经济效率并使它免受以色列动辄实行的毁灭性边界关闭措施影响的经济项目。埃及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给予精神和物资上的支持以及财物上的协助。埃及还尽其所能并通过各种渠道敦促各友好国家增加援助并信守它们对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所作出的承诺以使巴勒斯坦领导人能够实现饱受战

争、流离失所和镇压之苦的巴勒斯坦人民的愿望。现在该是巴勒斯坦人民收获和平成果的时候了。

在这一方面,我愿赞扬联合国、秘书长、人道主义事务部以及各专业机构和组织在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必要的支持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我们特别赞扬特别协调员发挥的作用。为此,在这框架之中我们呼吁联合国和全体国际组织、援助国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加强协调。这些实体在关于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经济援助的讨论会和会议上表示它们再次愿意在实施必要的发展活动这些具体优先项目基础上加强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支持。

在这方面,我们赞扬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努力,特别是高级专员直接或者在该机构提供的国际框架内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的主动行动。

埃及希望通过我们各方的协助和援助,巴勒斯坦人民能够朝着经济和社会发展迈出第一步。埃及呼吁世界各国信守提供协助的承诺。同样,我们呼吁那些在这方面仍未提供协助的国家考虑给予慷慨的协助以便实现有助于中东全面和平和有助于一个民族勇敢地努力在自己领土上建立独立国家的崇高目标。

布尔先生(利比里亚)(以英语发言):首先,我国代表团愿意就1997年11月13日秘书长的全面报告(A/52/678),向秘书长表示敬意。这份报告涉及冲突后的利比里亚人道主义形势以及利比里亚政府与联合国、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和政府间与非政府间机构进行合作使国家朝着正常、协助、恢复和发展的统一体迈进所出的努力。

我们还就他们在利比里亚协调救济和人道主义活动向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明石康先生和他能干的工作人员表示赞扬。由于明石康先生不久就要退休,我国代表愿与前面的发言者一起对他的领导才能和对联合国工作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向他表示受之无愧的赞扬。我们对他今后的工作表示良好的祝愿。

七年国内冲突之后,利比里亚面临着重建基础设施和复兴经济的严峻挑战。政府还十分关心作为难民滞留在邻国等待遣返的几十万公民。国内流离失所者需要重新安置,包括大量少年士兵在内的前作战人员一定要复员以便成为文明社会有生产能力的成员。

1997年7月19日总统和立法选举成功地举行使利比里亚人民对不久就能解决战争不良影响产生了新的希望。由选举产生的文人政府在查尔斯·甘凯·泰勒总统领导下已制定了并正在努力实施注重现实的政策以促进民族和解和团结、

经济复兴和持久的和平。政府认为全体利比里亚人的充分参与是实现经济复兴和政治稳定的必要条件。

它确定了需要得到优先重视的领域,例如粮食和营养、供电和供水以及保健和卫生。我国居民的70%靠农业维持生计,因此,恢复我们赖以维持生计的农业部门的活力也是复苏进程的一个重点。

关于其国家经济计划,政府实行了自由经营制度,正在鼓励发展私营部门,将它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工具之一。在公共部门,它强调财政纪律、对公众负责和资源管理方面的透明度。自新政府成立以来,我国的税收工作不断得到改进。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派出了小组数次访问了利比里亚。它们的初步评价令我们感到鼓舞。我国政府希望,它提出的免除其部分外债的要求将得到积极考虑。

为了在利比里亚保持一种和平的文化,同时为了应付重建和发展的艰巨挑战,政府请秘书长在利比里亚设立一个联合国建设和平支助办事处。我国政府深为感激地注意到,秘书长接受了它的要求,并正尽可能迅速地着手在我国设立这个重要办事处。

我国代表团要感谢国际社会和各捐助国政府在利比里亚内战期间向利比里亚提供的长期人道主义援助。目前我国已从救济过渡到恢复正常的发展活动,因此需要继续向利比里亚提供援助,以帮助巩固我国的和平。

在此背景下,非洲集团通过它的主席——莱索托王国常驻代表——提交了一项题为“为利比里亚的恢复和重建提供援助”的决议草案。这项决议草案请秘书长继续努力,在联合国系统内动员一切可能的援助,帮助利比里亚政府致力于重建与发展,并同利比里亚政府协作,尽快对各种需要进行总体评估,以便为利比里亚的重建和发展举行一次捐助者会议。我国代表团希望,大会将一致通过这项决议草案,所有友好国家政府都将参加定于明年2月在日内瓦举行的捐助者会议。

最后,我国代表团同意秘书长所作的评估:在以宪法选出的政府组成后,利比里亚的人道主义状况有了大大改善。然而,为了确保利比里亚持久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仍需要做许多工作。在重申我国政府决心满足人民的需要和愿望的同时,我和我国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大会1974年11月22日第3237(XXIX)号和1988年12月15日第43/177号决议,我现在请巴勒斯坦观察员发言。

吉拉尼先生(巴勒斯坦)(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表示我们感谢秘书长提交的载于文件 A/52/159 的报告。我们还要表示深切感谢联合国被占领土特别协调员钦马亚·加雷汗先生所作的努力,以及特别协调员办事处通过实地的有效行动在促进和协调联合国各机构的活动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巴勒斯坦人民深切赞赏国际社会作出努力,帮助他们赢得斗争,并应付他们在目前艰难条件下努力建设国家及其各种体制时面临的新挑战。同样,我们要表示深切赞赏国际社会为挽救和平进程,为在各个水平上取得实际进展而采取的各项主动行动。这种进展将对巴勒斯坦人民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产生积极影响。

在这方面,我们要表示感谢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援助的所有国家和组织。我们非常希望看到国际社会履行它的承诺,帮助巴勒斯坦人民复兴其遭受破坏的经济,减轻以色列政策对我国人民生活条件造成的影响。

我们面前的秘书长报告发出的基本信息是:所有重要部门的基础设施都被破坏。实际上,占领当局在过去 30 年里完全置这些基础设施于不顾。占领当局继续向巴勒斯坦人民征收巨额税款,掠夺他们的自然资源。然而,根据秘书长的报告,从 1970 年到 1992 年,占领当局在西岸和加沙地带用于基础设施的人均数额为 15 美元,而在以色列则为人均 1 500 美元,高出 100 倍。我们还没有提到以色列政府自 1993 年以来实行的政策和措施。

秘书长根据大会第 ES-10/2 号决议提交的载于文件 A/ES-10/6 的报告反映了这些真相。请允许我援引下面这一段: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由于以色列限制人员和货物在西岸所谓的 A、B 和 C 区之间、耶路撒冷和西岸其余地区之间、西岸和加沙地带之间和被占领土和外部世界之间的来往,以致《奥斯陆协定》中规定的领土完整原则一直无法实现。安全进出安排一直无法确立,对加沙港口和机场的安排也一直无法达成协议。以色列从 1993 年 3 月 30 日以来实施的全面封闭政策明确限制货物和人员的流动。在巴勒斯坦道路包括主要运输通道上都设有以色列的固定检查哨,并对劳工、商人、医疗人员和病人、学生、宗教礼拜者和所有其他类别的巴勒斯坦人实行强制性的不同许可证制度。对进入耶路撒冷的限制阻碍了西岸主要南北运输通道的使用,以致必须绕道而行,费时费钱。由于不时全面封锁,以致在 1993 年 3 月

30 日至 1997 年 6 月中旬共有 353 天完全不让通行,全面封闭的情况更形恶化。”(A/ES-10/6,第 22 段)

报告在同一段中接着指出:

“以色列限制货物和人员流动的规定也施用于联合国官员和项目物资,导致西岸和加沙地带各项发展项目的延误和费用的增加,并使人道主义机构的工作受到严重中断。”(同上)

这种极端严重的政策和做法,不仅违反了已达成的协定,而且反映出以色列政府的报复及集体和任意处罚巴勒斯坦人民的政策。安全关注不能证明这种政策和做法是有理的。国际社会已经对此加以谴责。巴勒斯坦领土上的经济和生活条件正持续恶化。实际上,经济活动情况已经恶化,巴勒斯坦人均收入已大大下降,失业已达到很高的程度,这反过来加重了经济和政治问题。

这些不断恶化的生活条件及由于新的以色列政府的政策而对和平进程产生的失望,几乎使讨论合作或和平进程无法进行。我们几次警告以色列政府立即放弃其集体报复、关闭、封锁和不公正限制的政策。只要巴勒斯坦经济受到摧毁而和平进程受到破坏,我们就必须放弃任何对成功的区域合作与经济合作会议的希望。大多数最近就经济合作举行的会议的失败,在这方面予以雄辩的说明。

以色列遵守达成的协议及其执行、遵守国际法并终止其封锁和集体报复的政策,均为挽救和平进程、确保其成功和减轻巴勒斯坦人民的痛苦并改善其生活条件的必要先决条件。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根据大会 1990 年 10 月 16 日的第 45/6 号决议,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观察员发言。

瑞诺夫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以法语发言):近年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密切注视关于加强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的协调的辩论,并对此次就该议题与大家分享几点看法的新的机会表示欢迎。我们深信,各人道主义组织如果要充分实现其目标,就需要在实地活动和对活动的构想办法方面加强它们之间的协调。

红十字委员会尤其关注由武装冲突和内部暴力所引起的紧急局势,其特点常常是平民中广泛和紧迫的需求以及政治、经济和公共体制的崩溃。这种局势需要人道主义组织协调其反应并避免任何努力的重叠。协调应旨在按一定时间并在频繁起伏和迅速变化的环境中精心组织不同类型活动的展开。它应有利于扩大人道主义努力的影响并确保捐助国的资金得到最佳利用。

红十字会认为,数以千计的人民的命运常常依赖的人道主义行动,需要适当的评估和规划、专业的管理和不断的评价。因此,参与紧急反应的人道主义组织需要认识到其相互依存性。一些组织的不当行为或缺乏专业精神的情况,会对其他组织进行的努力产生不利影响。此外,它会导致降低人道主义援助标准的危险。

在这方面,我们要简要地谈到人道主义工作者的安全问题。人道主义近年来所受到的日益严重的危险,无疑起源于战争模式和行为的不断变化的现实。这些危险则由于具有不同目标和不同工作方法的援助机构的激增而更形复杂。交战各方常常把人道主义世界看为一个整体,对各种组织不加区分;换言之,如果一个机构冒犯了它们,所有机构都可能受其后果影响。所以,各个组织的安全取决于每个组织的安全。适当协调和对共同的基本原则的遵守,无疑能够有助于改进人道主义人员的安全。

在这一点上,我谨强调各种行为守则和职权范围的重要性,它们力求管制展开各种人道主义行动的方式,说明对提供救济所附加的条件并确定应得到普遍实行的起码标准。1993年,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通过了一套行为守则,它自那时起已得到100多个非政府组织的批准,并在最近的红十字及红新月国际会议上受到142个国家政府代表的一致欢迎。这套守则是一项确定紧急行动中的普遍、实际和专业标准并处理道德与责任问题的尝试。

红十字会谨强调它充分致力于参加联合国的协调努力。它认识到需要加强诸如机构间常设委员会这种联合国领导的适当的协调机制。它参加这些机制,一方面是出于对实现自己的努力同联合国和人道主义组织的努力之间的最大互补性的关注;另一方面是因为它决心履行它庄严载入各项日内瓦公约的作为武装冲突局势中的独立和中立调解者的特殊作用。

红十字委员会除了为联合国协调机制的工作作出贡献外,还一直谋求同包括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和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在内的联合国各机构以及与紧急局势或提供人道主义咨询意见有关的一些主要非政府组织进行双边对话。这种对话的目的是增进相互理解和加强部门协调与合作。

多年来红十字委员会在协调实地人道主义努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例如,1980年代初它在柬埔寨同儿童基金会一道发挥这种作用,1990年代初在索马里发挥这种作用,以及最

近在俄罗斯联邦车臣发挥这种作用,直至它的六名实地人员——主要是来自各国红十字会的医务人员——被残暴地谋杀,才迫使它于去年12月撤出。最近红十字委员会在一些冲突地区——例如在阿富汗和塞拉利昂——以及在为哥伦比亚和斯里兰卡为国内流离失所者提供保护和紧急救济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红十字委员会愿意承担起实地协调的责任,并准备在注重实效的自愿的基础上以及在不妨碍其具体任务的情况下这样做,尤其是在它在当地事实上是主要的人道主义组织的地区。红十字委员会已根据运动的法规,协调了各国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及其联合会在冲突局势中进行的救济工作。在所有这些活动中,红十字委员会努力在获得有关各方同意的情况下从各方面接触冲突中的难民。

我们也要指出,在诸如索马里、刚果民主共和国和阿富汗等一些国家中,各国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发挥了无比宝贵的作用,尤其是在加强当地处理紧急局势的机制方面。此外,在我们目前正在前南斯拉夫经历的这样的过渡时期中,来自其它国家的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通过执行各种复原项目,越来越多地参与实现红十字委员会的目标。

红十字委员会除了认识到必须加强各援助机构间的协调外,还认为进一步增进人道主义组织同各政治机构之间的协商与合作是至关重要的。这种相互作用应导致更准确地划分人道主义组织同政治实体之间的任务和责任,人道主义组织在为减轻人类的苦难而工作,而政治实体的主要职责是处理冲突的根源以及恢复和平与稳定的条件。

红十字委员会感到鼓舞的是,过去几年中在诸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非洲统一组织、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以及不结盟运动等政治机构的议程中人道主义问题占有更显著的地位。这清楚地反映在这些机构日益开放,以及它们关心人道主义组织采取直接的相互行动。

尽管在许多论坛上进行了建设性对话,这种对话使人道主义机构和政治机构联系在一起,但红十字委员会日益关切地注意到尤其在非洲中部出现了这样一种趋势,即试图用人道主义行动取代政治和军事行动。但让我们在这点上清楚地说明:在暴力作为一种有意采取的政策的表现达到使全体人的生存受到威胁的程度时,对危机作出的反应不能只限于人道主义行动。大规模屠杀和种族灭绝是最严重的政治罪行,只有通过政治行动以及必要时通过军事行动才能有效地予以制止。

因此,红十字委员会只能希望各国和联合国在世界某些地区不只是注重人道主义行动而忽略了对冲突作出政治反应。我们相信,人道主义行动应该补充,而不是取代政治行动以及必要时的维持和平或执行和平行动。

如果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变为或被视为以交战各方的行为作为其条件,或如果它完全以政治目的联系在一起,就会导致一些受害者比其他受害者更“应得到”保护和援助的情况。对红十字委员会来说,这当然是不能容忍的,这将使它的人道主义立场的根本实质受到质疑。

此外,如果人道主义援助被用来推动外交政策目标,它就会成为使人道主义组织的代表更容易遭受袭击的因素。这些人员的安全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战斗人员如何看待人道主义行动。用更实际的话来说,如果战斗人员认为人道主义组织是可能影响冲突进程的一个因素,或他们把人道主义组织看成他们反对的事物的象征,他们就会极力以某种方式伤害这个组织,因此该组织的人员也就成为容易袭击的目标。

红十字委员会相信,人道主义机构和政治领导人应该比过去更多地参与经常性的和有深远影响的对话。因此,它日益注意与全球和区域的政治机构采取相互行动,并认识到必须与人道主义外交有关的事务中采取前瞻性做法。在这方面,我们谨提及红十字委员会在瑞士沃尔夫斯贝格举行了一次人道主义问题讨论会,审查这个领域日益增长的挑战。来自捐助国政府和人道主义组织的大约70名高层代表参加了会议。这次讨论会是对欧洲共同体人道主义办事处于1995年12月在马德里组织的人道主义问题首脑会议的后续行动。红十字委员会打算继续这样的对话,并将在明年举行一次类似的讨论会。

我们还谨提及,应比利时政府邀请,计划于1998年2月在布鲁塞尔举行一次重点是人道主义行动与政治-军事行动之间关系的国际专题讨论会。

另一个重要事件是,瑞士政府作为各项《日内瓦公约》的保存国将于1998年1月举行的关于国际人道主义法的第一次定期会议。这次会议将基本上处理与国家结构瓦解相联系的武装冲突以及尊重和保护环境人道主义人员的问题。

对前面的挑战作出的反应将取决于国际社会为各种人道主义问题找到全面的解决办法的能力和意愿。这些解决办法必须包括政治、社会和经济因素,没有这些,人道主义援助就难以取得有持久价值的成就。

佩德森先生(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以英语发言):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再次欢迎有机会就加强人道主义和救灾援助的协调的重要议程项目谈几点看法。

我们认为,协调辩论的核心是关心我们国际社会对灾难和冲突中的人的痛苦作出反应的质量和效力。在这方面,我们欢迎秘书长在联合国系统内设立新的紧急救济协调员办公室的建议,这不仅承认需要在联合国业务机构之间进行更加实际的协调,而且承认同样极为需要协调政策制定、危机反应以及外交。我们认为,新办公室的计划表明一种谅解,即处理危机后果的人道主义努力不能代替处理其根源并使其停止的政治行动。在这方面,国际联合会渴望看到机构间常设委员会作为使联合国及非联合国人道主义机构联合在一起的少数论坛之一继续发挥有力的作用。

在灾难反应机构间,对反应质量的关切迅速增加,并产生一些振奋人心的实际努力。三年前,联合会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及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一起提出了救济机构和工作者行为守则。这个10点行为守则力图保障各机构的独立性并确保其动机是人道主义的,而非政治或商业的。它谈到尊重人格尊严和当地能力的援助工作者与受益者的关系。它强调我们的做法透明和对支持者负责任的必要性。

该守则目前已经得到约131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包括在当今复杂紧急情况中运作的所有常见主要机构的核准。在1995年最近一次红十字和红新月会国际会议上,147国政府欢迎了该守则,并保证提供支持以使其行之有效。目前在许多捐助国可以看到这种支持的实际迹象,该守则在那里被用来作为判断机构是否适合供资和执行能力的尺度。东道国政府开始把它作为直接使用或通过鼓励驻地非政府组织协调机构使用以保证进入本国的机构的质量的方式。它正在成为被接受的标准。各机构应当以这种方式行事,它们的同僚、媒体及其捐助者开始对不符合这种标准的行为提出疑义——我们认为这证明自律和逐步提高标准会取得快速解决办法和实行管制无法取得的结果。

在另一个振奋人心的新的事态发展中,国际联合会、非政府组织、教会机构及红十字委员会——它们是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约95%的终端运送者——已经联合起来制定一项第二代守则。该守则将规定独立机构最低限度的业绩标准,并将第一次确定各机构的普遍最佳做法以及受害者有权期望援助机构提供的援助的数量和质量。这种被称为“范围项目”得到联合国各业务机构支持并由非政府组织及捐助国政府供资的工作是为了在明年中期产生一套可实地适用的国际标准。我们认为,这个重大倡议标志着独立机构承诺的责任制

和服务的质量的关键转折点,并将对这些机构间的协调作出重大贡献。

协调不仅仅是人道主义机构的事项。十一年以前,切尔诺贝利核动力厂第4号反应堆的爆炸造成了一种新型的灾难。处理这个灾难——我们今天仍然处理它——需要新型合作。许多人受到影响,有的是邻国的人,而且巨大的经济影响在几十年中将给受影响社区造成负担。除了现在已经过去的严重紧急需要以外,长期健康后果开始出现。由于其范围和严重性,这种灾难要求创新和多学科的办法——因此需要各有关技术、科学和人道主义机构间的密切合作与协调。需要捐助者的长期承诺,联合会为此进行了积极游说。在整个从救济到复兴的过程中,联合会致力于将人道主义需要保持在议程上,并提倡经济和技术的解决办法。

我们认为保证这种方案获得成功的最有效方式是使受影响社区参与方案规划和制定。在这方面,联合会正在提倡进一步动员当地资源,因为我们十分清楚,外部支助将逐渐分阶段消失。

如果我们讨论一个更近的危机,国际联合会——北朝鲜红十字会联合救济行动表明独立人道主义组织间协调的有效性以及促进独立组织与受影响国家政府间谅解及合作的价值。1995年秋天开始的救济行动自今年7月起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当时它扩大到为该国约260万人民提供保健和营养支助。目前的行动向最易受伤害的人提供粮食援助并为该国日益衰退的保健部门提供援助。后者是将增加的作用,因为其他机构,尤其是世界粮食计划署在粮食部门中已经更为积极。

在世界的另一面,我们在非洲大湖区的行动表明区域办法的价值,将该区域地方红十字会联系起来并将救济与备灾和社区发展联系起来。1994年卢旺达屠杀之后大量人口流动严重地影响了大湖区所有国家,其方式是或者迫使它们照顾成千上万难民,或者加剧现有冲突。

大湖区国家各国协会在其联合会的支持下作出了巨大努力来支持其当地社区和当局应付这个危机。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坦桑尼亚,红十字会照顾了戈马、布卡武和恩加拉营地的几十万难民。在卢旺达,重建的国家协会向大批在屠杀时逃脱了死亡的本国公民提供支助。在乌干达,国家协会援助了卢旺达难民。从一开始,该区域的各协会和联合会便承诺在紧急局势之后继续其支持。

最后,对于联合会来说,我们的工作方式始终是通过地方成员提供援助,利用救济方案的机会更新技术,传播知识并促进对发展和减缓冲突问题的关切。援助方面更好和更普遍的标准、对独立机构与政府间新的关系的探讨、以及与联合国各组织的密切合作对我们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关切。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本次会议早些时候作出的决定,我现在请瑞士观察员发言。

施特赫林先生(瑞士)(以法语发言):瑞士代表团感谢有此机会就这项有关协调人道主义活动的项目发言,我国政府非常重视这个问题。

我愿首先对于最近任命塞尔吉奥·维埃拉·德梅洛先生为联合国紧急救济协调员表示满意,这是一个最佳的选择,秘书长借此向国际社会发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表明他对新的紧急救济协调员办事处十分重视。

瑞士认为,人道主义协调应该成为新协调员办事处的一项优先,在这方面,我要提请大家注意四点。第一,人道主义协调涉及两个因素:紧急救济协调员有义务满足国际人道主义界和实地行动的协调需要,他还必须通过顾及人道主义活动的政治、军事和发展方面,确保在联合国系统内进行最佳协调。紧急救济协调员办事处的结构必须反应执行这两项任务的需要,以期确保人道主义协调的最佳运作。

第二,人道主义协调领域的传播信息和决策机制必须尽量有效运作。秘书长加强机构间常设委员会这个主要磋商——而且我们希望,和决策的——机构的决定确实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但我们担心紧急救济协调员办事处的集权化活动会在一方面传播信息和决策机制和另一方面在欧洲运作的主要人道主义机构之间造成太大的差距。在这方面,必须确保未来体制尽量最好地利用联合国总部各场所各自的优点。具体地说,我们必须保持纽约负责政治和军事事务同日内瓦负责人道主义领域机构间业务问题之间的互补和协调。机构间联合筹资呼吁进程也是如此。

第三,依照人道主义部门改革的逻辑,把灾难预防和管理方面的培训责任转交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应仅仅包括这些责任的业务方面。根据第48/162号决议,救灾管理的实际协调仍应是紧急救济协调员办事处的职能。我们认为,出于效率原因并为了取得协同效应,具有人道主义保护和救济业务授权的机构和组织,特别是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以及大量有关非政府组织,应继续保留这些职能。

最后,我们认为,秘书长提出的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内设立人道主义事务部门的建议是为改善人道主义领域的“管理”采取的第一个积极步骤。瑞士就其而言,对参加今后就该部门工作方法问题的讨论,而且确实也对参加秘书长建议的管理机构都感兴趣。

我现在愿提及一个涉及我们大家的问题:即实地人道主义人员的危险安全状况。严重事件甚至故意攻击人道主义人员的数目日趋增多是不能容忍的。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必须考虑以最佳方式促进那些致力于帮助亟需者的人员的安全。瑞士作为日内瓦公约的保存国,感到对执行国际人道主义法负

有特殊责任。因此,瑞士高兴地接受了红十字和红新月会第二十六届国际大会授权组织定期会议的任务,以便对执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普遍问题进行审议,令瑞士高兴的是,人道主义人员的安全将是第一次例会的一个主要议程项目。我们希望日内瓦公约各缔约国积极参加将于1998年1月在日内瓦召开的这次会议。

最后,我愿重申,瑞士支持秘书长最近在人道主义领域作出的决定,并支持新的紧急救济协调员办事处,我们期望同该办事处一起从事卓有成效的工作。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将在另行宣布的稍后日期对在此项目下已经提交并将提交的决议草案采取行动。

下午7时10分散会。
